

《老人与海》 作者：欧内斯特·海明威 www.Asiaing.com 献给查理·施里布纳 和 马克斯·佩金斯 他是一个老人，独自在墨西哥湾的一艘小船上捕鱼，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鱼了。在最初的四十天里，有一个男孩和他在一起。但是四十天没有捕到鱼后，男孩的父母告诉他，这个老人已经完全和永久地倒霉了，这是最糟糕的倒霉，男孩照着他们的命令去了另一艘船上，在第一周捕到了三条好鱼。每天看到老人空着船回来，男孩都感到悲伤，他总是下去帮老人搬运盘绳或者叉子和鱼叉，还有缠在桅杆周围的帆。帆上打着面粉袋子做的补丁，卷起来的样子看起来像一面永久失败的旗帜。老人瘦弱而憔悴，脖子后面有深深的皱纹。阳光在热带海洋上的反射带来的仁慈性皮肤癌的褐斑在他的脸颊上。这些褐斑沿着他的脸颊延伸下去，他的手上有处理重鱼绳时留下的深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没有一个是新鲜的，它们像是在没有鱼的沙漠中被侵蚀的一样古老。除了他的眼睛，他的一切都是老旧的，而他的眼睛与大海一样的颜色，充满了欢乐和不屈不挠。“圣地亚哥，”男孩对他说，当他们从拖上岸的小船爬上岸时。“我可以再和你一起去。我们赚了钱。”老人曾经教会男孩钓鱼，男孩很爱他。“不，”老人说。“你和一艘幸运的船在一起。留在他们身边。”“但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连续八十七天没有捕到鱼，然后我们三周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老人与海》Asiaing.com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因为怀疑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离开的。我还是个小男孩，我必须听从他。”

“我知道，”老人说。“这很正常。”“他并不怎么相信。”

“对，”老人说。“但我们相信。不是吗？”

“是的，”男孩说。“我们在露台上喝啤酒，然后我们把东西搬回家吧。”

“为什么不呢？”老人说。“咱们是渔夫。”他们坐在露台上，很多渔夫取笑老人，但他并没有生气。其他一些年长的渔夫看着他，感到悲伤。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他们礼貌地谈论着他们漂浮渔线的深度和稳定的好天气以及他们所看到的東西。当天取得成功的渔夫已经回来了，他们已经把马林鱼屠宰了，然后横躺在两块板上，每板的末端有两个人，他们把鱼送到渔船里等待冰车将它们送往哈瓦那市场。那些捕到鲨鱼的人已经把它们送到了海湾对面的鲨鱼工厂，那里有一个起重机，他们的肝脏被拿出来，鳍被切断，皮被剥下，肉被切成条腌制。当风向东方刮的时候，从鲨鱼工厂会飘来一股气味；但今天只有一丝淡淡的气味，因为风向变成了北风，然后减弱了，在露台上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男孩说。“是的，”老人说。他拿着杯子，想着许多年前的事。

“明天我去给你买明天用的沙丁鱼吗？”

“不用了。去打棒球吧。我还可以划船，Rogelio会扔渔网。”

“我想去。如果不能和你一起钓鱼，我想以某种方式为你服务。”

“你给我买了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当你第一次带我去船上的时候我多大？”“五岁，当时你差点被我把鱼拉进来时的情况吓到以至于差点把船撕成两半。你还记得吗？”“我记得尾巴拍打和撞击，横梁断裂和用棍子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扔到湿漉漉的绳子里的船头，感觉整艘船在颤抖，还有你用棍子击打他的声音，就像砍树一样，还有甜甜的血腥味全都沾满我。”

“你真的还记得那件事吗？还是我是给你讲的？” - 2 -

《老人与海》亚新网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一起出海的一切。”

老人用被太阳晒得古铜色的自信和爱意充盈的眼睛看着他。“如果你是我的儿子，我会带你出去赌一把，”他说。“但你是你父亲和母亲的孩子，而且你在一艘幸运的船上。” “我可以去捕鱼吗？我知道我可以找到四条鱼饵。”

“我今天剩下的还在，我把它们放在盐里的盒子里。” “让我再弄四条新鲜的。”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但现在它们像微风般清新。

“两条，”男孩说。“两条，”老人同意。“你没有偷来的吧？”

“我想偷，”男孩说。“但这些是我买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太朴素，不去想自己是何时达到谦卑的状态。但他知道自己已经达到了，而且知道这并不可耻，也没有丢失真正的骄傲。“明天这条洋流会很好，”他说。“你去哪里？”男孩问。

“远出，然后等风一转再回来。我想天还没亮之前就要出海。” “我会尽量让他在远处工作，”男孩说。“如果你钓上了真正大的鱼，我们就可以帮忙了。”

“他不喜欢在太远的地方工作。” “是的，”男孩说。“但我会看到他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一只在找食的鸟，然后引他出来钓海豚。” “他的眼睛那么糟糕吗？”

“他几乎瞎了。”

“这很奇怪，”老人说。“他从来不做乌龟渔。那才是伤眼睛的。”

“但你在蚊子海岸附近做乌龟渔了很多年，而你的眼睛还是很好。”

“我是一个奇怪的老人。” “但你现在有足够的力气来钓一条真正的大鱼吗？”

“我想可以。而且有很多窍门。”

“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起捕鱼网去捕鲐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起了装备。老人扛着桅杆在肩膀上。

老人和海亚洲 和男孩一起抬着木船，上面有卷着的坚硬编织的棕色绳索、鱼叉和箍。鱼饵盒放在小船尾部，还有用来制服大鱼的棍子。没有人会偷老人的东西，但最好把帆和粗重的绳索带回家，因为露水对它们有害，尽管他相当确信当地人不会偷他的东西，但老人认为，在船上留下鱼叉和鱼叉是不必要的诱惑。他们一起走上路回老人的小屋，走进开着的门。老人把装有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鱼饵盒和其他用具放在旁边。这根桅杆几乎和小屋的房间一样长。小屋是用叫做瓜诺的皇家棕榈坚硬叶子制成的，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用木炭做饭的地方。在粗壮的瓜诺叶的褶皱、重叠的棕色墙上，有一幅彩色圣心像和另一幅科伯圣母像。这些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曾经有一张着色的照片，是他妻子的，但他把它拿下来了，因为看到它让他感到太孤独了，现在放在墙角的架子上挨着他的干净衬衫。“你想吃什么？”男孩问。

“一锅黄米饭配鱼。你想要吗？”“不，我会在家吃。我帮你生火吗？”

“不，我会晚些点生。或者我可以冷吃这些米饭。”“我可以拿着抛网去吗？”

“当然可以。”实际上根本没有抛网，男孩记得他们已经把它卖掉了。但他们每天都会进行这个虚构。那里也没有一锅黄米饭和鱼，男孩也知道这一点。“八十五是一个幸运数字，”老人说。“你想看我抓到一条千磅以上的鱼？”“我去拿抛网，去捞沙丁鱼。你要坐在门口晒太阳吗？”“是的。我有昨天的报纸，我要看棒球。”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也是虚构。但老人从床下把它拿了出来。“佩里科在酒馆给我的，”他解释说。“当我有了沙丁鱼后我就回来。我会把你的和我的都放在冰块上，明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我回来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说说棒球。”“洋基队不可能输。”

“但我担心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

《老人与海》亚洲网站 “对洋基队要有信心，我的儿子。想想伟大的迪马吉奥。”

“我害怕底特律的老虎队和克利夫兰的印第安人队。”

“小心点，否则你甚至会害怕辛辛那提的红人队和芝加哥的白袜队。”

“你好好研究一下，在我回来的时候告诉我。” “你觉得我们应该买一张八十五号的彩票吗？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我们可以这样做，”男孩说。“但是你的伟大纪录是八十七呢？” [17] “不可能发生两次。你觉得你能找到一个八十五吗？”

“我可以订一个。” “一张，两块半。我们从谁那里可以借到？”

“很容易。我总是能借到两块半。”

“我也许也可以。但我尽量不借钱。先借了，再乞求。”

“保暖，老人，”男孩说。“记住我们现在是在九月。”

“伟大的鱼儿来的月份，”老人说。“五月，谁都可以当渔夫。”

“我现在去买沙丁鱼了，”男孩说。

当男孩回来时，老人在椅子上睡着了，太阳已经下山了。男孩从床上拿起一条旧军毯，铺在椅子的背上，盖在老人的肩膀上。这些肩膀很奇怪，虽然很老，但仍然强壮，脖子也很坚实，而老人睡着时，褶皱并不那么明显。他的衬衫已经被补了很多次，就像帆船一样，被阳光晒得各种不同的颜色。 [18] 老人的头部虽然很老，但闭着眼睛时，他的脸上没有生气。报纸横放在他的膝盖上，他的手臂的重量让它在傍晚的微风中保持在那里。他赤脚。男孩离开了他，当他回来时，老人还在睡觉。

“老人，醒醒，”男孩说着，抚摸着老人的一只膝盖。

老人睁开了眼睛，有一瞬间他仿佛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然后他微笑了。

“你弄到了什么？”他问。“晚餐，”男孩说。“我们要吃晚饭了。”

《老人与海》Asiaing.com “我不是很饿。”

“来吃点吧。你不能钓鱼却不吃东西。”

“我已经吃了。”老人起身拿起报纸叠了起来。然后开始叠毯子。

“把毯子裹在身上，”男孩说。“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能不吃东西去钓鱼。”

“那你就长寿，照顾好自己，”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和大米，炸香蕉和一些炖菜。”男孩从露台上拿来一个双层金属容器。两把刀叉和勺子放在口袋里，每组都用纸巾包裹着。“这是谁给你的？”“马丁。老板。”

“我要感谢他。”“我已经谢过他了，”男孩说。“你不需要再谢他。”

“我要给他一条大鱼的肚肉，”老人说。“他多次为我们这样做了吗？”

“我想是的。”“那我应该给他比肚肉更多的东西。他对我们很体贴。”

“他送来了两瓶啤酒。”“我最喜欢听听声音的啤酒。”

“我知道。但这是瓶装的，哈图伊啤酒，我会把瓶子拿回去。”

“你做得很好，”老人说。“我们来吃吗？”

“我一直在问你，”男孩温柔地告诉他。“我不想在你准备好之前打开容器。”

“我现在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是需要时间洗漱。”男孩想，他在哪儿洗澡了？村里的自来水离这条街有两条街的距离。我得为他准备好水、肥皂和一条好毛巾。为什么我这么糊涂？我得给他买一件新衬衫，一件冬天的夹克和一双鞋，还有一条毯子。

“你炖菜做得真好，”老人说。“告诉我棒球的事情，”男孩问他。

“我之前说过，在美国联盟是洋基队，”老人高兴地说。

“他们今天输了，”男孩告诉他。“那没什么。伟大的迪马吉奥又回来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球员。”“当然。但他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另一个联盟里，布鲁克林和费城之间我得选布鲁克林。但我会想到迪克·西斯勒和那些伟大的击球在老球场里。”“再也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了。他击出了我见过的最远的球。”

“你还记得他以前常来露台上吗？”

“我曾想请他去钓鱼，但我太胆小了。后来我让你去问他，而你太胆小。”“我知道。那是个大错误。他本来可能会和我们一起去的。然后我们会记得那一辈子。”“我想带伟大的迪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他们说他的父亲是渔夫。也许他和我们一样穷，会理解我们。”“伟大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来不穷，而且他，他父亲，当时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在联盟打球了。”“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在一艘驶向非洲的帆船上当过水手，我在傍晚看过海滩上的狮子。”“我知道。你告诉过我。”

“我们是谈谈非洲还是棒球？”“棒球吧，我想。”男孩说。“告诉我关于伟大的约翰·J·麦格劳。”他说“约”代表J。“他曾经也在以前的日子里常来露台。但他酗酒的时候脾气粗暴，说话刻薄，挑剔又难相处。他的脑子里除了棒球还有赛马。至少他随身携带着赛马名单，并经常在电话里说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经理，”男孩说。“我父亲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因为他来过这里最多次，”老人说。“如果杜罗切还每年都来这里，你父亲会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经理。”

“那么谁才是真正最伟大的经理，鲁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

“我觉得他们两个一样。”“而最好的渔夫是你。”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不，我了解其他的更好。” “算了吧，” 男孩说。“有很多好钓鱼的人，也有一些伟大的钓鱼的人。但是只有你。”

“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我希望不会有什么大鱼出现，证明我们错了。”

“如果你像你所说的那样还很强壮，就没有那么大的鱼。” “也许我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强壮，” 老人说。“但是我会很多诀窍，而且我有决心。” “你现在最好去睡觉，这样你明天早上就会精神饱满。我把东西都拿回到露台去。”

“那好吧，晚安。我会在早上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 男孩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 老人说。“为什么老人起得那么早呢？是为了多过一天吗？”

“我不知道，” 男孩说。“我只知道年轻人睡得迟而且沉。”

“我记得，” 老人说。“我会按时叫醒你的。”

“我不喜欢他叫醒我。感觉好像我是低人一等。” “我知道。”

“老人，睡个好觉。” 男孩走了出去。他们没有点灯吃饭，老人脱下裤子，在黑暗上床睡觉。他把裤子卷起当枕头，把报纸塞在里面。他裹着毯子，睡在床弹簧上盖着的另一张旧报纸上。他很快就睡着了，梦见了他小的时候非洲的情景，那些金黄色的长长的海滩和白色的沙滩，那么白以至于刺痛你的眼睛，还有高高的海角和巍峨的棕色山峰。现在他每天晚上都沿着那片海岸生活，梦里听见海浪的咆哮，看见土著的小船在其中穿梭。他睡觉时，闻到甲板上焦油和防水不干胶的气味，也闻到了非洲大地清晨带来的气息。通常当他闻到陆风的气息，他就会醒来，穿好衣服去叫醒男孩。但今晚陆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知道这在梦中为时太早，于是继续梦见了从海面上升起的群岛的白峰，然后又梦见了加纳利群岛的不同港口和锚地。他再也不做关于风暴、女人、重大事件、大鱼、斗争、力量的对抗、也不是关于他妻子的梦。现在他只梦见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黄昏时分像小猫一样玩耍，他像爱男孩一样爱它们。他梦里从来没有含糊男孩。他只是醒来，望着敞开的门外的月光，卷起他的裤子穿上，然后小便。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小屋外，然后上了路去叫醒男孩。他在清晨的寒冷中发抖。但他知道自己会因为发抖而渐渐感到温暖，很快就会开始划船了。男孩住的房子的门没有锁，他打开门，赤脚轻手轻脚地走进去。男孩在第一个房间的小床上睡着了，老人透来自落月的微光清楚地看到了他。他轻轻抓住一只脚，握着直到男孩醒来并转过身来看着他。老人点了点头，男孩从床边的椅子上拿起裤子，坐在床上穿上。

老人走出门，男孩跟在他后面。他还在打瞌睡，老人搭在他肩膀上，说：“对不起。”

“Qua Va，”男孩说。“这就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

他们沿着路走到了老人的小屋，沿途在黑暗中，赤脚的人们正在移动，扛着船桅。当他们到达老人的小屋时，男孩拿起了篮子中的线，在篮中还有鱼叉和鱼叉杆，老人肩上扛着卷起的帆的桅杆。“你想喝咖啡吗？”男孩问。

“我们把装备放到船上，然后去喝。”

他们在一个早餐摊位上喝了装有凝缩牛奶的咖啡，这里是渔民们的早点店。

“老人，你睡得好吗？”男孩问道。他现在醒了，尽管离开睡眠仍然很困难。

“很好，Manolin，”老人说。“我今天感到很有信心。”“我也是，”男孩说。“现在我得去拿你的沙丁鱼和我的，还有你的新饵。他自己拿我们的装备。他从来不让别人帮忙抬东西。”

“我们不一样，”老人说。“你五岁的时候我就让你帮忙抬东西了。”

“我知道，”男孩说。“我马上就回来。再来一杯咖啡。我们在这里有信用。”

他走向贮存鱼饵的冰库，脚踩着珊瑚石赤脚去了。老人慢慢地喝完了咖啡。这是他全天唯一的食物，他知道自己应该喝下它。现在吃东西已经让他感到无聊很长时间了，他从来不带午餐。他的船头有一瓶水，这是他全天所需的一切。

《老人与海》Asiaing.com 男孩现在拿着沙丁鱼和两个诱饵包裹在报纸里回来了，他们沿着小径走到小船旁，感受着脚下的鹅卵石般的沙子，然后抬起小船，把它滑入水中。

“老人，好运。” “祝你好运。” 老人说道。他把桨的绳索系在桨架上，向前倾，抵着划在水中的桨，开始在黑暗中航行离开港口。来自其他海滩的船只也出海了，老人听见他们的桨划水的声音，尽管他现在看不见它们，因为月亮已经落到山下。有时船上会有人说话。但大多数船只都是安静的，只有桨划水的声音。他们离开港口后分散开来，每艘船都驶向他们希望找到鱼的海域。老人知道自己要划很远，而且他把陆地的气味抛在后面，划向海洋清晨的清新气息。他看见海洋中的海藻发出的发光，在渔民口中这片海洋被称为大井，因为在那里有一个突然深达七百英寻的地方，各种鱼类聚集在这里，因为海流对海洋底部的陡峭墙壁产生的搅动。这里有大量的虾和鱼饵，有时还有鱿鱼群聚集在最深的洞里，它们夜间靠近水面，所有游荡的鱼类都以它们为食。在黑暗中，老人能感觉到早晨即将到来，他划着船，听着飞鱼离开水面时发出的颤抖声和它们划破黑暗中一片片的翅膀在空中发出的嘶嘶声。他非常喜欢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海上的主要伙伴。他为鸟类感到难过，特别是那些小巧、纤弱的黑色燕鸥，它们总是在飞翔、寻找，几乎永远找不到，他想道，鸟儿的生活比我们还艰难，除了那些凶恶的掠食鸟和强壮的鸟类。为什么把那些像海燕一样娇嫩、优雅的鸟类放到海里去，当海洋可以如此残酷？她是善良而又美丽的。但她可以如此残酷，而且突如其来，那些飞翔、穿梭的小鸟发出难过的声音，它们的身体太过娇嫩，受不了大海的摧残。

他总是把大海看作la mar，这是人们用西班牙语称呼她的，当他们热爱她的时候。有时那些热爱她的人会说她的坏话，但他们总是把话说得像她是一个女人一样。一些年轻的渔民，那些使用浮标当作钓绳浮漂和拥有摩托艇的人在鲨鱼肝带来丰厚收入时，把她称为el mar，这是男性化的。他们把她当作一位竞争者、一个地方，甚至是一个敌人。但老人总是把她看作是女性，看作是一个会给予或者剥夺巨大恩惠的存在，如果她做出野蛮或邪恶的事情，那是因为她无法控制。月亮像影响女人一样影响她，他想道。他一直在稳定地划着船，对他来说毫不费力，因为他保持着适当的速度，而且海洋表面平静，只有偶尔的海流涡旋。他让海流做了三分之一的工作，当天开始变亮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已经比此时的预期要远了。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我在深井工作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钓到，他想。今天我要找找看鲑鱼和长鳍金枪鱼的群聚地，也许会有一条大鱼和它们一起。天还没亮，他就下了鱼饵，顺着洋流漂着。一个鱼饵下到了四十个大型船长深处，第二个下到了七十五个大型船长深处，第三和第四个下到了蔚蓝色的水域，分别是一百和一百二十五个大型船长深处。每个鱼饵都是头朝下，鱼钩的腿骨穿过鱼饵的内部，牢牢地固定在一起，鱼钩的弯曲部分和尖端都被新鲜的沙丁鱼覆盖着。每条沙丁鱼都通过两只眼睛钩住，造成了一半花环在突出的钢铁上。任何一部分大鱼触及的钩都是甜美的气味和美味的味道。男孩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长鳍金枪鱼，挂在两条最深的鱼线上，就像坠子一样。其他的鱼线上则有一条大鲭鱼和一条之前用过的黄尾若鲷鱼；但它们仍然状态良好，并有优秀的沙丁鱼为它们带来气味和吸引力。每条鱼线都像一支粗大的铅笔一样粗，被环绕在一根绿色的桦树棍上，以便任何鱼饵的拉扯或触摸都会使这根棍子下沉。每条鱼线都有两个四十船长深的卷曲部分，可以牢牢地绑在其他备用的卷曲部分上，这样，如果有必要，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船长的鱼线。现在，男人看着滑艇边上三根棍子的下沉，慢慢划着船，使鱼线保持垂直并处于适当的深度。天已经亮了一点，太阳随时都会升起。太阳从海面上稀疏地升起，老人可以看见其他的船，低低地漂浮在水面上朝着海岸方向展开。太阳光越来越明亮，水面反射着刺眼的光芒，他不敢直视，只能不看地划着船。他看着水面，注视着鱼线直直地伸向黑暗的水下。他使鱼线维持得比任何其他人都直，每一个深度水域都会有一个鱼饵，等待着任何游过的鱼。其他人随波逐流，有时候他们以为鱼线在一百船长深的地方时，实际上它们只有六十船长深。不过，他想，我会保持准确。只是我不再有运气了。但谁知道呢？也许今天。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有运气是件好事。但我宁愿是准确的。那么当运气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太阳已经高了两个小时，看向东方不再刺眼。此时只有三艘船在视线范围内，它们低低地出现在很远的岸边。我的整个生命里，清晨的阳光都刺痛我的眼睛，他想。不过他们仍然很好。傍晚时我可以直视，而不会变成黑暗。傍晚时它也更有力量。但清晨时是很痛苦的。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长着长长黑色翅膀的乌鸫在他前方的天空中盘旋。它突然俯冲，斜着背部的翅膀，然后-11-

这个老人与大海亚洲网站 再次盘旋。

“它捉到了什么东西，”老人大声说道。“它不只是在看而已。”

他慢慢而稳定地划向鸟儿盘旋的地方。他不着急

并且保持着钓竿垂直向下。但他稍微加快了划动的速度

以便正确地钓鱼，尽管比平常快了一些，因为他想利用那只鸟。鸟儿在空中越飞越高，再次盘旋，它的翅膀一动不动。然后它突然俯冲，老人看到飞鱼从水中喷涌而出，绝望地在水面上飞行。“海鱼，”老人大声说道。“大海鱼。”他放下了桨，从船头取出一根小绳。它上面扣着金属线和一个中等大小的鱼钩，他用沙丁鱼上饵。他将它放到船边，然后将其系牢在船尾的一个环钉上。然后他又上饵了一条线，将其盘卷在船头的阴凉处。然后他回去划船，继续观察那只长翅膀的黑鸟，此刻它在水面上低低地飞行。当他观察鸟的时候，它再次俯冲，挑战着翅膀进行俯冲，然后狂野而无效地摆动着翅膀，紧随着飞鱼。老人能够看到大海鱼在逃跑的鱼群下方搅动水面，留下了一丝波浪。大海鱼们穿过鱼群，在飞鱼飞离后就加速进入水中。这是一大群海鱼，他想。它们分布很广，飞鱼几乎没有机会。鸟也没有机会。飞鱼对它来说太大了，而且它们太快了。他观察着飞鱼一次又一次喷射而出，以及鸟的无效的动作。这群鱼已经离开了我，他想。它们移动得太快，而且太远了。但或许我会捕捉到一条迷路的鱼，也许我的大鱼就在它们附近。我的大鱼一定还在附近。现在，陆地上的云朵像山一样升起，海岸只是一条长长的绿线，后面是灰蓝色的山丘。海水现在是深蓝色的，甚至几乎是紫色的。当他向下看时，他看到了暗水中浮游生物散发出的红色光芒，还有太阳造成的奇特光芒。他看着钓竿，看着它们直直地伸向水底消失，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意味着有鱼。太阳现在在水中造成的奇特光芒，以及陆地上云朵的形状，都意味着天气会变好。但那只鸟现在几乎看不见了，水面上除了一些黄色的斑块，晒白的飘萍和紫色的葡萄牙蓬草，以及船边紧挨着漂浮的一个长长的致命紫色触须的葡萄牙海蜇，什么都没有。它一边摆动一边呈现出快乐的气泡形状，那些长长的致命紫色触须在水中拖着一码长。

“阿瓜马拉，”男人说道。“你这贱货。”他轻轻地扳动着桨，俯视着水中，看着

这位老人喜欢看大海龟吃这些。海龟看见它们，从正面靠近，然后闭上眼睛，完全被甲壳保护住，然后把它们全都吃下去。老人喜欢看海龟吃它们，也喜欢在风暴后的海滩上走，听到踩踏在它们上面时发出的啪嗒声。他喜欢绿海龟和鹰嘴海龟，它们优雅又迅速，价值很高，对于巨大、愚蠢的座头海龟，他心怀轻蔑，它们身上铠甲般的黄色，它们在交配时奇特的行为，还快乐地吃着闭着眼睛的葡萄牙战舰。他对海龟没有神秘感，尽管他已经在海龟船上航行了许多年。他为它们感到遗憾，即使是那些像小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巨大的背甲龟。大多数人对海龟是没有感情的，因为即使它被切割和屠宰后，心脏还会跳动几小时。但老人想，我也有一颗这样的心脏，我的脚和手也和它们一样。他吃那些白色的蛋，以给自己力量。他一直都在五月份吃，为了在九月和十月为了真正的大鱼而变得强壮。他每天也喝一杯大桶里的鲨鱼肝油，那是在许多渔民放置渔具的棚子里保管的。那里供所有想要的渔民。大多数渔民厌恶它的味道。但它并不比他们起床的时间更糟糕，而且它对于治疗众多的感冒和流感非常有效，对眼睛也很好。现在老人抬头看到鸟又在盘旋。“它找到鱼了，”他大声说。没有飞鱼跃出水面，也没有鱼饵四处散开。但老人注视着，一条小鲔鱼跃出水面，转身头朝下掉进水里。鲔鱼在阳光下闪着银光，在它掉回水里之后，另外一条又跳了起来，接着是一条又一条，它们向着各个方向跳跃，搅动着水面，追着鱼饵长跳。如果它们不游得太快，我就会捉到它们，老人心里想。他看着鱼群在水中搅成白色，而鸟现在也在俯冲，钻进陷入恐慌的鱼饵中。“这只鸟真是个大帮手。”老人说。就在此时，他脚下的船尾线被拉得紧紧的，他将船尾线围了一个圈，放下桨，感到那条小鲔鱼颤抖的拉力，他稳稳地拉着，开始把它拉进来。他一边拉一边观察，他能看见水中鱼的蓝色背和金黄的侧面，然后把它从水里摆到船上。他喜欢看着它，因为它是闪着金光的。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siaing.com 这位老人躺在船尾上，太阳下紧凑而弹丸般的形状，他那双大而愚蠢的眼睛凝视着，他用整齐、快速的尾巴迅速颤动的冲击着船板，敲打着他的生命。老人轻轻地打他的头以示仁慈，然后踢了他一脚，他的身体依然在颤抖，躺在船尾的阴影下。

“白条金枪鱼，”他大声说道。“它会是一条漂亮的鱼饵。它将重十磅。”他不记得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候开始大声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过去，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常常唱歌，有时夜里孤独地驾驶渔船的时候也会唱歌。他可能是在男孩离开之后开始一个人大声说话的。但他不记得了。他和男孩一起钓鱼的时候，通常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话。他们晚上或者因恶劣天气而被困在海上的时候才会说话。在海上，不必要地说话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老人一直这样认为并尊重这一点。但现在，因为没有人会被他说的话打扰，所以他多次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其他人听到我在大声说话，他们会觉得我是疯了，”他大声说道。“但既然我不疯，我不在乎。而且有钱人有收音机可以在船上和他们交谈，并且给他们带来棒球。”“现在是不想棒球的时候，”他想。“现在只需要想一件事情。我生来就是为了这个。可能这个鱼群附近有一条大鱼，”他想。“我只捡了一条白条金枪鱼的残鱼。但它们很快在远处活动。今天水面上显示的一切都移动得很快，方向是东北方。可能现在是什么时间？还是我不知道的一些天气迹象吗？”他现在看不到海岸的绿色，只能看到蓝色的山顶，看起来白得像积雪，以及看起来像高高的雪山的云朵。海面非常黑，阳光在水中制造出棱镜。无数的浮游生物现在被高耸的太阳所抵消，老人现在只能看到深蓝色的水中那些直下的鱼线，深水有一英里深。渔民把所有这个鱼类称为金枪鱼，只有在销售或用它们交换鱼饵的时候才会根据它们的正式名称进行区分。太阳现在很热，老人感觉到它照在自己的脖子上，感到汗水在背上流淌时，他在划船。“我可以飘着，”他想。“睡觉并把一截鱼线套在我的脚趾上，以便唤醒我。但今天已经是第八十五天了，我应该好好地钓鱼。”

正在观察着自己的鱼线时，他看到一个碧绿的鱼竿突然下沉。“是的，”他说。“是的。”他收起了桨，没有撞到船。他伸手拿住鱼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住。他感觉不到任何拉力或重量，他轻轻地握着鱼线。然后它又来了。这一次是试探性的拉扯，既不坚实也不沉重，他准确地知道这是什么。一百个程深处，一条旗鱼正在吃着覆盖着鱼钩的沙丁鱼。-14-

老人和海亚洲人.com 这是一个手工锻造的鱼钩，从小金枪鱼的头上伸出来。老人用左手轻柔地握住线，从木棍上解开它。现在他可以让它在手指间滑动，鱼不会感到任何张力。他想，这么远的地方，这个月这条鱼一定很大。吃吧，鱼。吃吧。请吃吧。他们在冰冷的水下面600英尺深处有多新鲜啊，在黑暗中。在黑暗中再转一圈，然后回来把它们吃掉。他感到轻轻的拉扯，然后更大的一拉，一定是一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鱼钩上摆脱。然后什么都没有了。老人大声说：“来吧，再转一圈。闻闻它们。它们不可爱吗？现在好好地吃掉它们，然后就有金枪鱼了。坚硬和冷冰冰的，可爱极了。别害羞，鱼。吃掉它们。”他用手指和大拇指之间的线等待着，同时观察着其他的线，因为鱼可能游上去了。然后又感到了同样的轻轻的拉扯。

老人大声说：“它会上钩，愿上帝保佑它上钩。”

可是它并没有上钩。它消失了，老人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说：“它不可能走了，天知道它不可能走了。它在转圈。也许它以前被钩过，还记得点什么。”

然后他感到了线上传来的轻柔的触感，他很开心。

“只是轮到它了，”他说。“它会上钩的。”他感到很高兴，感受到那个轻柔的拉力，然后感到了一些沉重而难以置信的东西。那是鱼的重量，他让线滑下去，下去，下去，从两个备用线圈的第一个上减少了。当它下降时，轻轻地从老人的手指间滑过，他仍然能感到巨大的重量，尽管他的大拇指和食指的压力几乎是不可察觉的。“多么大的鱼啊，”他说。“它现在横着嘴巴，正在慢慢移动。”然后它会转身把它吞下去，他想。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知道如果说一个好事，它可能就不会发生。他知道这是一条多么巨大的鱼，他想象着它在黑暗中带着横在嘴里的金枪鱼离开的情景。就在那一刻，他感觉它停止了移动，但重量仍然在那里。然后重量增加了，他给了更多的线。他紧了一下大拇指和食指的压力，重量增加了，直直地朝下走去。

他说：“它上钩了。现在我会让它好好吃下去。”他让线从手指间滑过，同时用左手到下面把两个备用线圈的自由端固定在下一条线的两个备用线圈的环上。现在他准备好了。他现在有三个四十寻线圈的储备，正如……— 15 —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以及他正在使用的线圈。

“再吃点”，他说。“吃饱点。”吃吧，让钩尖刺入你的心脏并杀死你，他想。

慢慢上来，让我把鱼叉插进你。好了。你准备好了吗？吃了这么久了吗？“现在！”

他大声说，用双手猛击，拉出一码钓线，然后再次猛击，交替用力摇晃着每只手臂，全身的力量扭转在绳子上。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鱼慢慢地游走，老人抬不起来一寸。他的钓线很结实，适合钓大鱼，他一直用力顶住，直到线绷得水珠都跳翻出来。然后，在水中发出缓慢的嘶嘶声，他还是在用力，扶稳自己靠在中央的横梁上，倚着阻力往后拉。小船开始慢慢向西北方向移动。

鱼不停地游动，他们在平静的水面上缓慢前行。其他鱼饵还在水中，但却无计可施。

“要是孩子就好了，”老人大声说。“我被一条鱼拖着，我是拖曳点。我可以把线固定住。但是他会折断它。我必须尽量牵制他，并在他需要时给他线。多亏他一直在游走，而不是往下沉。”如果他决定向下游去，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他下沉而死，我也不知道。但我会做点什么。我还有很多办法可以用。

他把钓线靠在自己的背上，看着水中的倾斜和船只稳步向西北航行。这会杀了他，老人想。他不可能永远干下去。但四小时后，鱼仍在稳步向海中游去，拖着小船，老人仍然坚定地用背对着线。“我在正午钩住他的，”他说。“我从未见过他。”他在钩住鱼之前用力戴上了稻草帽，这让他的额头热。他也口渴了，于是他跪下，小心不要拉扯线，尽可能往船头移动，并用一只手拿起水壶。他打开它，喝了一点。然后他靠在船头上休息。他坐在未放置的船桅和帆上休息，试图不去想，只是忍耐。然后他看了看身后，发现看不到陆地。这没关系，他想。我总能在哈瓦那的光线下返回。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也许他会在那之前浮出水面。如果他不浮出来，也许他会在月光下浮出来。如果他也不这样做，也许他会在日出时浮出来。我没抽筋，感觉很强壮。他是有鱼钩在嘴里。 - 16 -

《老人与海》 但是像那样拉着鱼，真是一条多么强壮的鱼啊。它一定是紧咬着钓索。我真希望能看到它。我真希望能看到它一次，好知道我面对的是什么。 整个晚上，鱼从未改变过它的路径和方向，老人从观察星星的方向来看，是这样的。太阳落山后天气开始变冷，老人的汗水在背部、手臂和腿上干了后变得冰凉。白天，他把盖着鱼饵箱的那块麻袋晒干了。太阳落山后，他把它系在脖子上，让它垂在背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塞在现在环绕肩膀的钓索下。麻袋起到了缓冲作用，他找到了一种方式向前倾斜，靠在船头上，这让他稍微舒服了一些。实际上，这个姿势只是相对不那么难受而已；但他觉得几乎是舒服的。 他想：我什么也做不了，他也对我无能为力。只要他坚持下去。有一次，他站起来，在小船边上小便，望了望星星，核对了一下航向。钓索在水中像一道磷光般的线条，笔直从他的肩膀延伸出去。现在他们移动得更慢了，哈瓦那的光亮也不那么明亮了，所以他知道潮流一定在把他们往东边推。如果我看不见哈瓦那的光芒了，我们一定是向东行进了，他想。因为如果鱼一直保持原来的方向，我必须再看上很多个小时。他想：不知道今天大联盟的棒球比赛结果如何呢。如果能有收音机一起做这件事就太棒了。然后他又想，永远要想着这些。要想想自己在做什么。不要做愚蠢的事。然后他大声说道：“真希望有小伙子在场，帮我看住船，也帮我助力。” 没人应该在老年时独自一人，他想。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必须记得吃掉金枪鱼，在它变坏之前让自己保持强壮。记住，无论你多么不想，你必须在早上吃掉它。他对自己说。 在夜晚，有两条海豚围着小船游来游去，他能听到它们翻滚和喷水的声音。他能分辨出雄性海豚的吹水声和雌性的叹息声的区别。 他说：“它们很美好。它们玩耍，开玩笑，彼此相爱。它们就像飞鱼一样是我们的兄弟。” 然后他开始怜悯那条他钓上的大鱼。它是如此美妙和奇异，而且谁知道它多大了呢，他想。我从未钓上过如此强壮的鱼，也从未见过如此古怪行为的鱼。也许它太聪明了，不跳出水面。它跳出水面或者做出猛烈的冲刺都能毁了我。但也许它以前被钩住过很多次，所以它知道这是它应该进行的战斗方式。它不可能知道我只是一个人在对抗它，也不可能知道我是一个老人。但它是多么伟大的一条鱼，如果肉质好的话，它会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它吞饵时像一条雄性，拖着钓索时也像一条雄性，它的反抗没有一丝恐慌的迹象。我不知道它是否有计划，还是它和我一样绝望？他想起曾经钓上一对马林鱼的经历。雄性鱼…

这位老人总是让雌鱼先吃，被钩住的鱼，也就是雌鱼，展开了一场疯狂、惊慌和绝望的搏斗，很快就精疲力尽了，而那只雄鱼一直陪在她身边，越过渔线，和她一起在水面上旋转。它待得如此之近，以至于老人担心它用尾巴划破渔线，因为它的尾巴锋利如镰刀，几乎和那个尺寸和形状相当。当老人用钩子钩住她，然后用木棒敲打她，握住那带有砂纸般边缘的剑尾，扑击她的头顶，直到她的颜色变成了几乎像镜子背面那样的颜色，然后在男孩的帮助下，把她吊上船来的时候，雄鱼就一直待在船边。然后，老人清理渔线、准备鱼叉的时候，雄鱼跳到船边的空中，看看雌鱼在哪里，然后深入水中，它那薰衣草色的翅膀（也就是胸鳍）张开，宽宽的薰衣草色条纹都显露出来。老人记得它曾经是多么美丽，而且它一直陪伴着雌鱼。老人想，这是我见过他们中最悲伤的事情。男孩也很悲伤，我们已经为她道歉了，然后迅速屠杀了她。“我希望男孩在这里，”他大声说道，然后靠在船头弯曲的木板上，感受着他肩上的渔线传来的巨大鱼的力量，它一直稳定地向他选择的目标游去。

有一次，是因为我的背叛，他不得不做出选择，老人想。他的选择是留在深深的黑水之中，远离所有陷阱和诡计。而我的选择是去那里找到他，远离世界上所有的人。现在我们已结合在一起，从中午开始就是这样。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也许我本不该做渔夫，他想。但这就是我为生而生的事情。天一亮，我一定要记得吃那条金枪鱼。黎明前的某个时候，有些东西咬到他身后的诱饵。他听见树枝折断，渔线开始从船舷上冲出。在黑暗中，他松开了身边的刀鞘，将鱼的重量全部压在左肩上，往后倾身，把渔线割断，顺着船舷上的木头。然后，他又剪断了离自己最近的另一根渔线，在黑暗中把备用转线的松散段打结牢固。他用一只手技艺娴熟地操作着，把结的地方拉紧。现在他有了六根备用转线。有两根是他刚刚剪断的每个诱饵上的，还有两根是那条鱼咬走的诱饵上的，它们全都连在一起。天亮后，他想，我会往回赶到四十个法耳的诱饵那里，也把它剪掉，然后把备用转线连接起来。我将损失两百法耳的好卡塔兰钩线和吊钩。那些可以再买。但如果我钓到鱼，它把这条鱼割断的话，谁会为我替换这条鱼呢？我不知道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可能是旗鱼、宽鳍旗鱼，或者鲨鱼。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必须摆脱它太快了。他大声说，“我希望有男孩在这里。”

《老人与海》Asiaing.com [51] 但你没有得到那个男孩，他想。你只有自己，最好现在就在黑暗中或者不在黑暗中把钓鱼线拉回到最后一节，把剩下的两个缠绕的线挂上。于是他这么做了。黑暗中很困难，有一次鱼突然冲动，把他拉得跌倒在地，还在眼睛下面擦伤了一道口子。血流过他的脸颊一小段。但很快就凝固干燥在下巴之前，他重新回到船头靠着木头休息。他调整了麻袋，小心地调整钓鱼线，让它覆盖到他肩膀的新的部分，并用肩膀锚住线，小心地感受鱼的拉力，然后用手感受小船在水中的前进。他想，我在想他为什么突然冲动。铁丝肯定是滑下了他巨大的背脊。当然，他的背不可能感觉像我这样糟糕。但无论他多伟大，他也无法永远拉着这条小船。现在已经清除掉所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东西，我有足够多的钓鱼线，这是一个男人能够期望的一切。

“鱼”，他轻声说道，“我会陪着你，直到我死去。” [52] 我想他也会陪着我，老人想着，等待着天亮。现在天刚要亮，天气已经很冷了，他使劲靠在木头上让自己暖和。只要他还能坚持，我也能够坚持下去，他想着。当第一缕阳光升起时，钓鱼线延伸到水下，小船稳稳地移动着，当太阳的第一缕光芒出现在老人的右肩上时。“他朝北方游去了，”老人说。潮流带我们远远向东移动了，他想。我希望他能顺着潮流游回来。那样就表示他在感到疲倦了。当太阳升得更高时，老人意识到这条鱼并不感到疲倦。只有一个好的迹象。钓鱼线的倾斜表明他游得深度较小。虽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跳出水面。但他可能会跳。

“上帝，让他跳出来吧，”老人说。“我有足够多的钓鱼线可以应对他。”也许如果我能够稍微增加一点拉力，会让他感到疼痛然后跳出来，他想。现在已经天亮了，让他跳出来吧，这样他就会让他背脊上的气囊充满空气，然后他就无法沉入深水去死了。

[53] 他尝试增加拉力，但自从他钩上鱼以来，钓鱼线一直处于拉力的边缘，他感觉到拉力的刚度，当他往后拉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加大拉力了。我不能再突然用力了，他想。每一次急拉都会加深鱼钩的伤口，然后当他跳出水时，就可能扔掉它。总之，有了太阳，我感觉好多了，至少我不用一直盯着太阳看了。钓鱼线上有黄色的海草，但老人知道那只会增加拖力，他很高兴。是黄色的墨西哥湾海草在夜间造成了那么多荧光。

“鱼，”他说，“我非常爱你，也非常尊重你。但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会杀死你。” -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让我们希望如此，他想。一只小鸟从北方朝着小船飞来。他是一只鸣禽，飞得很低，贴着水面。老人看得出它非常累。小鸟飞到船尾停下休息。然后它围着老人的头飞来飞去，最后停在了渔线上，更加舒适地休息着。“你多大了？”老人问小鸟，“这是你第一次飞行吗？”这只鸟在听到他说话时看着他。他太累了，甚至无法检查渔线，细小的脚在上面紧紧抓着。“它稳定的，”老人告诉它，“太稳定了。在一夜无风后，你不该这么累。鸟类到底要怎么了？”他想到了出海迎接它们的鹰。但是他没有对这只根本听不懂他话的鸟说出来，它很快就会了解到鹰的情况。“好好休息吧，小鸟，”他说，“然后去争取你的机会，像任何人、鸟或鱼一样。”这样说让他感到鼓舞，因为他的背在夜间已经僵硬，现在真的很疼。“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在我家住下吧，鸟儿，”他说，“很抱歉我不能升起帆，用微风带你进来。但我有朋友在一起。”就在那时，鱼突然一阵猛扯，把老人拉倒船头，如果他没有支撑住并给了一些渔线，他很可能被拉进水里。渔线一晃，小鸟飞起来了，老人甚至没有看到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地摸着渔线，注意到手在流血。“有什么东西伤了它，”他大声说，并向后拉渔线，看能否翻转鱼。但当他触及破裂点时，他稳住了，顶住了渔线的拉力。“你现在感觉到了，鱼，”他说，“上帝知道我也是。”

他现在四处寻找那只鸟，因为他希望有它陪伴。但鸟已经飞走了。你没有停留很久啊，老人想。但是你飞往的地方会更艰难，直到你到达岸边。我怎么会让鱼用那种猛烈的一拉伤了我呢？我一定变得非常愚蠢了。或者也许我正在看着那只小鸟，想着它。现在我要集中精力工作，然后我必须吃掉金枪鱼，这样我才不会体力消耗过度。

“我希望男孩在这里，并且我有些盐，”他大声说。

《老人与海》亚洲网 他将鱼线的重量转移到左肩上，小心翼翼地跪下，用海水洗净双手，将手浸入水中，超过一分钟，看着血迹消失，水对手的稳定运动，老人说：“它慢下来了。”老人本想把手浸在盐水中更长时间，但他担心鱼突然再次拉扯，于是站起来支撑自己，让手暴露在阳光下。他的手只是被鱼线烧伤，但是在手的关键部位。他知道此事还未结束，他还需要双手，所以不愿在此之前受伤。“现在，”等手干了，他说：“我必须吃掉这条小鲐鱼。我可以用鱼叉夹住它，然后在这里舒服地吃掉它。”他跪下，在船头找到了鲐鱼，用鱼叉把它拉过来，小心避开盘绕的鱼线。然后，用左肩承担住鞋用手臂支撑自己的重量，从鱼叉钩上取下鲐鱼，然后将鱼叉放回原位。他跪在鱼身上，从头部向尾部纵向地切下了暗红色的肉条。这些肉条是楔形的，他是从鱼脊骨旁到腹部边缘切下的。切了六条肉后，他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用裤子擦拭了刀，然后提起鲐鱼尾部的尸体，将它扔到海里。“我想我吃不下一整条，”他说着，将刀片切过一条肉。他能感到鱼线的持续拉力，他的左手也变得酸痛。它紧紧地拉着沉重的绳子，他看着它感到厌恶。

“这是什么样的手，”他说。“抽筋吗？尽管变成爪子吧。这样对你没有好处。”快点，他想着，低头看着斜靠在水中的鱼线。“现在就吃，它会让你的手变得更有力。这不是手的错，你和鱼已经相处多时了。但你可能会永远留在这里。现在吃掉这条鲐鱼。”他拿起一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并不难吃。嚼细一点，他想着，并将所有的汁液都享用了。如果加上一点酸橙或柠檬或盐，吃起来也不错。

“你感觉怎么样，手？”他问那只抽筋半僵硬的手。“我会多吃点给你。”

他吃下了另一半块肉。他仔细地嚼着，然后吐出了皮。

“手感觉怎么样？或者现在知道还为时过早？”他又拿起一块整块肉嚼了起来。

《老人与海》Asiaing.com “这是一条又强壮又鲜美的鱼，”他想。“我很幸运抓住了它，而不是海豚。海豚太甜了。这条鱼几乎一点也不甜，而且力量都还在它身上。”不过，现实是最重要的，他想。我希望我有些盐。而且我也不知道太阳会把剩下的鱼干烂还是干透，所以我最好把它全部吃光，尽管我并不饿。这条鱼很平静、很稳定。我会吃光它，然后我就会准备好了。“耐心点，手，”他说。“我为了你而这样做。”他想，真希望我能喂鱼。它是我的兄弟。但我必须杀死它，保持强壮。他慢慢、细心地吃完了那些楔形的鱼肉。他站直了，用裤子擦了擦手。“现在，”他说。“你可以松开绳子，手，我会单靠右手处理它，直到你停止那种胡闹。”他把左脚踩在左手握着的厚绳上，靠着绳索反抗着拉扯。

“上帝帮帮我，让抽筋快点消失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会怎么做。”但是他看起来很冷静，他想，而且在按照他的计划行事。但是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想。而我的计划又是什么？他的我必须根据他的巨大身躯即兴发挥。如果它跳起来我就能杀死它。但是它永远待在水下。那么我也将永远待在水下。他用搓抽筋的手摩擦裤子，试图舒缓手指。但是手指不肯张开。也许阳光照射时它就会张开，他想。也许在强壮的生鱼肉被消化后它会张开。如果我非得张开它，无论代价有多大，我都会张开它。但是我不想现在用力张开它。让它自然张开，回来找我。毕竟，在夜间解开和解开各种绳索时我已经对它做了很多伤害。他望着大海，知道自己是多么孤独。但是他能看见深邃黑暗的水中的光柱，和绵延前行的绳索，以及宁静的奇特波动。云朵现在在积聚着，迎着季风，他往前看，看到一群野鸭在天空上映衬着自已在水面上飞翔，然后模糊不清，接着映衬出来，他知道在大海上从来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他想起一些人害怕在小船远离海岸，他知道他们在突然的坏天气的月份里是正确的。而现在他们正处在飓风月份，而在没有飓风的时候，飓风月份的天气是一年中最好的。如果有飓风来临，如果你在海上，几天前你就能在天空中看到飓风的迹象。在海岸的人看不到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看什么，他想。地面在云朵的形状上也会产生影响。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飓风来临。他望着天空，看见那些像友好的冰淇淋一样堆积起来的白色积雨云。- 22 -

《老人与海》亚洲网站 而高高悬挂在高处的是薄薄的卷云羽毛，对比着九月的高空。

“轻柔的微风，”他说。“对我来说是个好天气，但对你，鱼，就不一样了。”

他的左手还在抽筋，但他慢慢地放松了。“我讨厌抽筋，”他想。“这是身体的背叛。当人因食物中毒而拉肚子或呕吐时，在别人面前是很丢脸的。但抽筋，他把它看作是calambre（西班牙语，意为抽筋），尤其是当一个人独自一人时，更是一种羞耻。”

“如果这时小男孩在这里，他就能帮我揉揉，让它从前臂松动，”他想。“但它会松开的。”然后，他用右手感受到了鱼线的拉力的变化，然后才看到水面倾斜的变化。然后，当他靠着鱼线，用左手猛击大腿时，他看到鱼线缓慢地向上倾斜。

“它往上来了，”他说。“来吧，手。请快点。”鱼线慢慢而稳定地上升，然后海洋的表面向船头隆起，鱼跃出了水面。它不断地跃出水面，水从它的两侧涌出。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头和背是深紫色的，在阳光下，身体两侧的条纹清晰可见，淡淡的紫色。它的鱼剑像一根棒球棒那么长，像一把细剑，它完全从水中升起，然后平稳地重新进入水中，就像一个潜水员，老人看到它那巨大的镰刀般的尾巴下沉，鱼线开始疾驰而出。

“它比小船长两英尺，”老人说。鱼线迅速而稳定地飞出去，鱼并没有惊慌。老人竭力用双手保持鱼线的拉力在承受范围内。他知道如果不能用稳定的压力减缓鱼的速度，鱼可以拉出所有的鱼线并将其打断。“它是一条很大的鱼，我必须说服它，”他想。“我必须让它永远不要知道它的力量，以及如果它一直冲下去会发生什么。如果我是它，我现在会全力以赴，直到某些东西断裂。但是，谢天谢地，它们并不像我们这些杀死它们的人那样聪明；尽管它们更高贵，更有能力。”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重达千磅以上的鱼，他一生中已经捕捉到两条大到那种程度的鱼，但从未独自一人。现在，独自一人，远离陆地，他被绑在了自己见过的最大的鱼身上，它比听说过的任何一条鱼都要大，他的左手仍然像鹰的爪一样紧紧抓着。“它会慢慢放松的，”他想。“肯定会放松下来，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鱼和我的两只手。它必须放松，抽筋是不值得的。鱼再次减缓了速度，以它的常规速度前进。老人想：“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跃出水面。它跃得几乎就像是向我展示它有多大一样。不管怎样，我现在明白了，”他想。“我希望我能告诉它我是何种人。但接着它会看到那抽筋的手。让它认为我是更有男子气概的人吧。” - 23 -

《老人与海》亚太网 比我坚强，我也将如此。我希望自己是那条鱼，他想，他拥有一切，只有我自己的意志和智慧来对抗他。他舒适地靠在木头上，接受着痛苦，而鱼继续稳定地游动，小船在黑暗的水面上缓缓前行。海面随着东风而起了波浪，到了中午，老人的左手不再抽筋。

“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鱼，”他说着，把鱼线移到覆盖在肩膀上的麻袋上。他虽然感到舒适却在受苦，尽管他并没有承认自己受苦。“我并不信教，”他说，“但我会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以求捕到这条鱼，我发誓如果我捕到了他就去圣科布雷童贞马利亚诞辰之地朝圣。这是一个承诺。”他开始机械地念起祷文。有时他太累无法记住祷词，于是他就匆匆念完，让它们变得机械化。他觉得念‘圣母经’比念‘天主经’容易些。“充满恩典的圣母玛利亚，上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美，你的肚腹所生的耶稣同受赞美，圣母玛利亚，天主之母，求祈我们这些罪人，现在和我们临终的时刻，阿门。”然后他补充道：“圣母显扬者，祷告这条鱼的死吧。尽管他是多么的了不起。”他念完祷文，感觉好多了，但仍然在受苦，甚至可能更多些，他靠在船头的木头上，机械地开始活动左手的手指。

现在阳光很强烈，尽管微风轻轻吹着。“我最好重新把那条小鱼线重新垂到船尾，”他说，“如果那条鱼决定再留一夜，我将需要再吃一顿，水壶里的水已经快喝完了。这里我想是只能钓到海豚。但如果我足够新鲜地吃他就不会坏。但愿今晚会有飞鱼到船上。但我没有灯来吸引它们。飞鱼生吃起来也很好，而且我就不必把他切开。现在我必须节省所有的力气。天哪，我不知道他这么大。”

“不过我一定会杀死他，”他说，“在他的伟大和荣耀中。”尽管这是不公平的，他想。但我会向他展示一个人可以做到什么，一个人可以忍受多少。

“我告诉过男孩我是一个古怪的老人，”他说，“现在是我必须证明了。”他已经证明了千百次了，但那都不重要。现在他又在证明了。每次都是新的开始，他在做的时候从不想过去的事。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他想，我希望他能睡着，我也能睡着，梦见狮子。为什么狮子是唯一留下的东西？别想了，老人，他对自己说，轻轻地靠在木头上，什么都不要想。他在努力。尽可能少地工作。已经到了下午，小船仍然缓慢而稳定地在移动。但现在从东风中加重了一些阻力，老人轻轻地顺着小海面慢慢地前行，他背后的绳索的刺痛感如释放般顺利地传达给他。下午的某个时候，鱼线又开始上升。但鱼只是继续以稍微更高的水平游动。太阳照在老人的左臂和肩膀上，也照在他的背上。所以他知道鱼已经转向了北东方。现在他已经看见过鱼一次，他能在脑海中想象出鱼在水中游动，它那紫色的胸鳍张开如翅膀，巨大的垂直尾巴在黑暗中飘摆。老人想，他在那个深度看得多少呢？他的眼睛是如此巨大，而一匹马，拥有更小的眼睛，也可以在黑暗中看得见。曾经，我也能在黑暗中看得相当清楚。不是在绝对的黑暗中。但几乎像猫那样看得见。太阳和他手指的持续运动已经使他的左手完全不再抽筋，他开始更多地把压力转移到左手上，他耸耸肩膀，稍微转移了绳索的疼痛。

“如果你不累，鱼，”他大声说道，“你一定非常奇怪。”现在他感到非常疲倦，他知道夜晚很快就要来临，他试图去想其他事情。他想起了大联盟，对他来说它们就是Gran Ligas，他知道纽约的洋基队正在与底特律的老虎队比赛。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不知道比赛的结果，他想。但我必须有信心，我必须配得上伟大的迪马吉奥，他即使脚跟上的骨刺疼痛，也能做到一切完美。骨刺是什么？他问自己。Un espuela de hueso. 我们没有。它会像赛鸡的刺那样疼吗？我觉得我无法忍受那个，或者失去眼睛，甚至失去双眼，但还能像斗鸡那样继续战斗。人类在伟大的鸟兽面前微不足道。但我宁愿成为那条在海底黑暗中的野兽。

“除非鲨鱼来了，”他大声说，“如果鲨鱼来了，上帝怜悯他和我。”你觉得伟大的迪马吉奥会像我一样陪着一条鱼吗？他想。我相信他会，而且会更多，因为他年轻而强壮。而且他的父亲是渔夫。但是骨刺会让他痛得太厉害吗？

“我不知道，”他大声说道，“我从来没有骨刺。”当太阳落山时，他记起了在卡萨布兰卡的小酒馆里，他曾经与来自森夫高斯的强壮黑人进行手力比拼，他是码头上最强壮的人。他们用手肘撑在桌子上的一条粉笔线上，头脑竖直，双手牢牢握住，整整经历了一天一夜。每个人都试图将对方的手按到桌子上的。- 25 -

《老人与海》Asiaing.com在桌旁。这里有很多赌注，人们在煤油灯下进进出出，他看着黑人的手臂和手以及黑人的脸。开始的八个小时后，每四个小时更换一次裁判，这样裁判可以休息。他和黑人的手指甲下都渗出了血，他们相互对视，看着彼此的手和前臂，赌徒们进出房间，在墙边的高脚椅上坐着观看。墙壁刷成亮蓝色，是木质的，灯的光投射在上面。黑人的影子巨大，在墙上随着微风的吹动而移动。

整晚赔率会来回变动，他们给黑人喂兰姆酒，给他点燃香烟。然后黑人喝完兰姆酒后，会做出极大的努力，有一次他把老人，那时不是老人，而是圣地亚哥冠军，几乎使其失去平衡。但老人又抬起手，重新平衡了。他确信自己已经打败了黑人，黑人是个出色的人和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天亮时，赌徒们要求宣布为平局，裁判摇摇头，他尽力将黑人的手压下去，直到它落在木头上。比赛是在星期天开始，星期一早上结束。很多赌徒要求宣布为平局，因为他们要去码头工作，装运糖袋，或者去哈瓦那煤炭公司。否则每个人都会希望比赛进行到底。但无论如何，他结束了比赛，还没人去工作。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称他为冠军，并在春天举行了一场复赛。但没有下多少赌注，他很轻松地赢了比赛，因为他在第一场比赛中打破了来自西恩富格斯的黑人的信心。之后他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再也没有了。他猜想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打败任何人，而且他觉得这对他的右手钓鱼不好。他试着练习了几次左手的比赛。但他的左手一直不争气，不管他叫它做什么，都不肯听他的。今天太阳晒得很好，他想。除非晚上太冷，我的手不会再抽筋了。我想知道今晚会带来什么。

一架飞机飞过头顶，飞往迈阿密，他看着飞机的影子惊起了一群飞鱼。“有这么多飞鱼，应该有海豚，”他说着，往后倚，看是否能将鱼线拉近一些。但他做不到，鱼依然保持着硬度和水滴般的颤动，预示着它即将断裂。船缓慢地前行，他一直看着飞机，直到看不见它为止。坐在飞机里一定很奇怪，他想。我搞不清楚从那个高度看海是什么样子。如果他们不飞得太高，应该能很清楚地看到鱼。我想缓慢飞行在两三百寻的高度，从上面看鱼。在捕龟船上我曾爬到桅杆的横梁上，哪怕那个高度我也看得很清楚。从那儿看过去，海豚的颜色更绿，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条纹和紫罗兰色的-26-。

《老人与海》Asiaing.com [71] 一群鱼应该在水中游动时你会看到它们的全部。为什么暗流中游动的快速鱼类都有紫色的背部，通常还有紫色的条纹或斑点呢？海豚当然是绿色的，因为它实际上是金色的。但当它饥饿的时候，紫色的条纹会出现在它的身体两侧，就像旗鱼一样。这是愤怒，还是它更快的速度使它们显现出来呢？就在天色黑下来之前，当他们经过一个在明亮的海上摇摆的巨大的海藻岛时，他的小鱼线被一条海豚抓住了。当海豚在空中跳跃时，他第一次看到它，它在夕阳的最后一刻真金色，疯狂地扭动着在空中。它一次又一次地跳跃，表现出它的恐惧，在他用右手和胳膊持大鱼线，蹲下来，拉住海豚的时候，他用左手把海豚拉进来，每次用赤裸的左脚踩住已获得的鱼线。当这条鱼在船艏处时，它拼命地游动，来回摆动，老人俯身在船艏处，将磨光的金鱼与紫色斑点的身体抬过来。它的下颚在用快速的咬动抗拒鱼钩，并用它长长的平身体、尾巴和头部敲打着小船底部，直到老人把它猛击在闪亮的金色头部上，它颤抖着变得一动不动。老人解开了钩子，重新用另一条沙丁鱼来诱饵，并将其扔掉。然后他慢慢地走回到船头。他洗净左手，用裤子擦干。然后他把沉重的鱼线从右手移到左手，看着太阳缓缓落入大海，大鱼线的倾斜。

“它一点也没变，”他说。但是他观察着水流对他手的冲击，注意到它变得明显慢了。

“我会把两条桨绑在船尾，这样一整夜它就会慢下来，”他说。“它一整夜都能撑住，我也一样。”稍后把海豚抽出内脏以保存肉里的血液会更好，他想。我稍后可以做这个，同时用桨来拉着它。现在最好让鱼安静，不要在日落时过多打扰它。太阳落山对所有鱼类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的时刻。他让自己的手在空气中干燥，然后用它抓住鱼线，尽量让自己向前移动，以使船承受更多的拉力，比他自己承受得多。我正在学会如何做到这一点，他想。无论怎样，记住，他自吞饵后就没吃东西，它非常巨大，需要很多食物。我已经吃掉整条金枪鱼了。明天我会吃海豚。他称它为多拉多。也许我应该在清洗它的时候吃一些。它比金枪鱼更难吃。但是，什么都不容易。“你感觉怎么样，鱼？”他大声问道。“我感觉很好，我左手好多了，而且我有食物可以撑一整天一整夜。快点划船，鱼。”他并不真的感觉很好，因为背上的绳子带来的疼痛几乎已经超出了疼痛，变成了他不信任的麻木感。但我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事情，他想。我的手只是稍微割了一下，另一只手的抽搐走了。-27-

《老人与海》亚洲翻译网 我的腿没事。现在在食物问题上我已经赶上他了。现在已经很黑了，九月的太阳落下后很快就会变得很黑。他躺在旧船头上尽量休息。第一颗星星已经出现。他不知道天狼星的名字，但他看到了，并且很快就会看到所有的星星，他会拥有他的遥远的朋友们。“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大声说道。“我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但我必须杀死它。我很高兴我们不必试图杀死星星。”他想象着每天一个人都必须试图杀死月亮。月亮会逃跑。但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每天都要试图杀死太阳呢？我们出生就很幸运，他想。然后他为这条没有东西吃的大鱼感到难过，但他对杀死它的决心在对它的悲伤中从未放松。他想，它将喂养多少人。但他们值得吗？当然不。从他的行为方式和他的伟大尊严来看，没有一个人可配吃它。他说不上来这些事情，他想。但很好，我们不必试图杀死太阳、月亮或星星。在海上生活并杀死我们真正的兄弟已经足够了。现在，他想，我必须考虑鱼竿拖曳系统。它有风险和优点。如果我失去太多的线，我可能会丢失他，如果他出全力挣扎，而桨产生的阻力将在位，船失去所有的轻快。她的轻快延长了我们的痛苦，但也是我的安全，因为他有着从未使用过的巨大速度。无论发生什么，我必须把海豚剖开，这样它就不会变质，并且吃一点以增强体力。现在我将再休息一个小时，看看它是否坚固稳定之后再回到船尾做工作并做决定。与此同时，我可以看看它的反应，是否有变化。桨是个好把戏，但现在是时候玩安全牌了。它现在还是条大鱼，我看到鱼钩在它的嘴角，它一直保持紧闭着嘴巴。鱼钩的惩罚不算什么。饥饿的惩罚，以及对他所不理解的东西的抗衡，才是一切。现在休息吧，老人，让它工作直到你的下一个职责到来。他休息了他认为是两个小时。月亮现在很晚才升起，他无法判断时间。此时他并没有真正休息，只是相对而言。他依然承受着鱼的拉力压在肩上，但他把左手放在船头的舷梁上，越来越多地把对鱼的抵抗交给了船自己。如果我能把线系牢多简单啊，他想。但只要稍有一点挣扎，它就可能断掉。我必须用我的身体缓冲拉力，并且随时准备双手给予线索。“但你还没睡呢，老人，”他大声说道。“已经过去了半天和一个晚上，还有另一个白天，你还没睡。你必须想出一个方法，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如果-28-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他安静而稳定。如果你不睡觉，可能会头脑不清楚。”我头脑清楚，他想。太清楚了。我和星星一样清晰，他们是我的兄弟。但我还是必须睡觉。他们睡觉，月亮和太阳也睡觉，甚至海洋有时也会在没有洋流和平静的日子里睡觉。但要记得睡觉，他想。让自己做到，并想出一些简单而可靠的方法处理这些绳索。现在回去准备好海豚。如果你必须睡觉，把桨装配成拖曳会太危险了。

他告诉自己，我可以不睡觉。但那太危险了。〔77〕他开始爬回船尾，小心翼翼地不要使劲撞到鱼。他自己可能已经半睡半醒了，他想。但我不想让他休息。他必须一直拉，直到死去。回到船尾后，他转身，用左手扛住肩膀上的绳索，右手拔出刀子。星星现在很亮，他清楚地看到了海豚，他把刀子刺进了海豚的头部，把它从船尾下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住鱼，迅速地把它从腹部割到下巴尖。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把内脏清理干净，将鳃拔出来。他觉得鱼的胃又沉又滑，于是他把它剖开。里面有两条鱼。它们又新鲜又坚硬，他把它们并排放在一起，把内脏和鳃扔到船尾。它们沉了下去，在水中留下一条磷光的轨迹。海豚在星光下变得又冷又发白，老人一边将他的一侧剥皮，一边用右脚踩住鱼的头。然后他把鱼翻身，剥掉另一边的皮，然后把每一边从头部切到尾部。〔78〕他把尸体扔到船外，看看水中是否有涡旋。但只有它缓慢下沉的光。然后他转身，把两条飞鱼放在两条鱼片上，将刀子放回鞘里，慢慢地朝船头走去。由于肩膀上的绳索的重量，他的背驼了，右手提着鱼。回到船头后，他把两片鱼放在木板上，旁边放着两条飞鱼。然后他把绳索重新放在肩膀上的新位置，左手扶着舷梁。然后他俯身在船边，用水冲洗飞鱼，注意水流对他手的速度。他的手由于剥鱼皮显得发着磷光，他看着水流对手的冲击。水流变得不那么强劲了，当他用手擦拭船的木板时，磷光颗粒漂浮在后船。“他可能疲倦了，或者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让我吃掉这条海豚的一半，然后休息一下，睡一会儿吧。”在星星下，夜晚变得越来越冷，他吃了一半的海豚鱼片和一条飞鱼，已经拆好内脏并去头。

《老人与海》Asiaing.com “制作成菜吃的鱼豚鱼真是美味”，他说。“而生吃时真是让人悲催。我再也不会再出海捕鱼时没有带盐和酸橙了。” 如果我有聪明，我应该整天都往船头上泼水，让它晒干，就能变成盐了，他想。但是直到日落前，我才钓到了海豚。还是准备不足。但我把它都咀嚼得很细，没有恶心的感觉。 东方的天空开始阴云密布，他认识的星星一个接一个都消失了。现在看起来就像他正在进入一个巨大的云峡，风也渐渐停了下来。“三四天内会有坏天气”，他说。“但今晚和明天不会有。现在调整好，老人，趁着鱼平静稳定的时候去睡觉。” 他用右手紧紧拉着钓索，然后用大腿顶着右手，身体倾斜在船头木板上，把重量都压在右手上。然后把钓索稍微往肩膀下放一点，用左手撑在上面。只要右手保持架子就能一直抓住它，他想。如果在睡觉时它放松了，左手就会在钓鱼时把我惊醒。对右手来说很辛苦。但它已经习惯了折磨。哪怕我只睡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也好。他用全身紧紧抓住钓索，把所有重量都压在右手上，然后他就睡着了。他没有梦见狮子，而是梦见了一个庞大的海豚群，长达八到十英里，它们在交配期，能够跃出水面再回到它们跃出去的水洞里。然后他梦见自己在村庄的床上，北风刮来让他非常冷，右臂因为长时间枕着睡着了。之后他开始梦见了长长的黄色沙滩，他看到第一只狮子在天黑前来到沙滩上，然后其他狮子也来了，他把下巴放在船头木板上，船被固定在离岸的晚间微风中，他等着看是否还会有更多的狮子，他很开心。

月亮已经升起很久了，但他却继续睡着。鱼不停地拉着钓索，船舷穿过云隧道。他被右拳猛拉醒，钓索从右手上窜出。左手已经没有知觉了，但他努力用右手制动，把线拉了回来。最终他找到了钓索，用左手撑着，现在背部和左手都被烧伤，左手开始痛苦地切割。他转身看了一眼钓索盘，它们一直顺利地放出。就在这时，鱼跃出水面，引起了海洋的巨大爆炸，然后沉重地坠落。然后它再次跃出，船开得很快，尽管线还在不停地窜出，老人一遍又一遍地提高着承受的压力。他被紧紧拉在船头上，脸紧贴着海豚的切片，动弹不得。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他想，这就是我们等待的东西。现在让我们来收获它吧。让他为这条线付出代价，他想。让他为此付出代价。他看不到鱼跳跃，只能听到海洋的破碎声和他跌落时的重重一跃。线的速度割伤了他的手，但他一直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尽力将割伤的部位保持在老茧上，不让线滑进手掌，也不要割伤手指。如果男孩在这里，他会把线的卷绕湿润，他想。是的。如果男孩在这里。如果男孩在这里。线一直在不断地出去，但现在变慢了，他让鱼每拉出一寸线都要付出代价。现在他把头从木头上抬起来，摘下了脸颊上压扁的鱼肉片。然后他跪了起来，慢慢站了起来。他一直在放出线，但速度越来越慢。他向后挪动，让自己的脚感觉到那些他看不到的线的卷绕。仍然有很多线，现在鱼必须拉所有这些新线的摩擦。是的，他想。他已经跳了十几次，背上的袋子里充满了空气，他不能深入水里死去，我也无法把他带上来。他很快就会开始盘旋，然后我必须对付他。我想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他开始了？是饥饿让他绝望，还是他在夜里被什么吓到了？也许他突然感到害怕。但他是如此平静，如此坚强，似乎无所畏惧，充满信心。真奇怪。“你最好也要像他一样无所畏惧和自信，老人，”他说。“你又抓住了他，但是你无法获得线。但很快他就得转圈了。”老人用左手撑着，现在是用肩膀，然后弯下腰，用右手舀起水，清洗掉脸上的压扁的海豚肉。他害怕这可能让他作呕，失去力量。脸清洁干净之后，他用水冲洗右手，然后让它浸在盐水中，看着日出前的第一缕光线。他几乎是向东走的，他想。那意味着他很累，顺流而下。很快他就得转圈了。然后我们真正的工作就开始了。他判断右手在水中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拿出来看了看。

“没事，”他说。“对一个人来说，疼痛并不重要。”他小心翼翼地抓住线，不让它划在任何新鲜的伤口上，调整重量，让左手放在船的另一边。“对于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来说，你的表现并不差，”他对自己的左手说。“但有一刻我找不到你。”为什么我不是生来就有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是我没有正确训练那只手的错。但上帝知道他已经有足够多的机会来学习。尽管在夜里他表现得不错，而且他只抽筋了一次。如果他再次抽筋……

《老人与海》Asiaing.com 让渔线将他切断。当他意识到自己头脑不清醒时，他觉得应该再咀嚼一些海豚肉。但是我不能，他告诉自己。晕头转向总比因恶心而丧失力量要好。而且我知道如果吃了它，我就无法保持它，因为我的脸已经在里面了。我要留着它，等到紧急情况出现再吃掉它。但现在通过营养补充来获得力量已经太晚了。你很蠢，他告诉自己。吃另一条飞鱼吧。那条鱼已经处理好了，他用左手拿起来，小心地咀嚼着骨头，吃掉了整条鱼，直到尾巴。它比几乎任何其他鱼都更有营养，他想。至少是我所需要的那种力量。现在我已经尽力了，他想。让他开始绕圈，让战斗开始吧。自从他出海以来，太阳已经升起了三次，就在这条鱼开始绕圈时。他并没有从渔线的倾斜中看出鱼正在绕圈。现在还太早了。他只是感到渔线上的压力微弱地减轻了，然后他用右手轻轻地开始拉动它。它像往常一样变紧了，但当他达到可以断裂的点时，线开始缩回来。他从线下面滑出肩膀和头，然后开始稳定而轻柔地拉回渔线。他用两只手进行摆动拉动，尽量用身体和腿来做。他陈旧的腿和肩膀随着拉扯的摆动而旋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圈。”他说。“但他在绕圈。”然后渔线不再往里拉，他握着它，直到看到太阳下跳跃的水滴。然后它开始往外拉，老人跪下，不情愿地让它回到黑暗的水中。“他现在正在绕上圈的远端，”他说。“我必须尽我所能保持住它，”他想。压力会缩短他的圈。也许一小时后我就能看到他了。现在我必须说服他，然后我必须杀死他。但是鱼仍在缓慢地绕圈，两小时后老人已经汗流浹背，深深地累到了骨头里。但现在圈圈更短了，从线的倾斜方式来看，他能够判断鱼在游泳的同时不断上升。一小时以来，老人一直看到眼前出现黑点，汗水使他的眼睛和额头上的伤口都被盐蚀了。他不害怕黑点。在他用力拉动渔线时，这是正常的反应。不过，两次，他都感到头晕和眩晕，这让他感到担忧。“我不能让自己失败，死在这样的鱼上，”他说。“现在我已经把它美美地逼过来，上帝帮助我忍耐。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但现在我不能说出口。他想着，算了，我以后再念。就在那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双手拉着的渔线上出现了一阵急促的撞击和抽拉。感觉锋利、沉重。 - 32 -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他用鱼叉击打着钢丝索，他想。这是必然的。他必须这样做。这可能会让他跳跃，但我宁愿他现在继续盘旋。跳跃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以便他能够呼吸空气。但之后每一次跳跃都会加大鱼钩伤口的口子，他会甩掉鱼钩。

“不要跳，鱼儿”，他说。“别跳。”

鱼儿又击打了几次钢丝索，每次他摇摇头时，老人就放松了一点钓索。我必须让他的痛苦停留在现在，他想。我的不重要。我可以控制自己的痛苦。但他的痛苦可能会让他发疯。过了一会儿，鱼停止了击打钢丝索，又开始慢慢盘旋。老人现在不断地拉紧钓索。但他又感到昏厥。他用左手舀起一些海水洒在头上，然后再多泼一些，并揉搓着自己的脖子。“我没有抽筋，”他说。“他很快就会上来，我可以坚持。你必须坚持下去。甚至不要提及这个。”他跪在船头，一会儿，又把钓索再次套在自己的背上。

我现在就休息一会儿，等他再盘旋出去后，我站起来再对付他，他决定。这时，让鱼自己绕一圈，让自己在船头休息，不用再收紧钓索，这种想法诱人，但当钓索的紧张显示出鱼已经转向船时，老人站起身来，开始旋转和拉扯，收紧了一切他所得的钓索。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累”，他想，“现在还有劲风。但这对他拉进来会很有用。我真的非常需要。”“在下一个转弯时我会休息一下，当他出去的时候，”他说。“我感觉好多了。再过两三个转弯，我就能抓住他。”

他的草帽已经移到了他的后脑勺上，他感到鱼转向时，钓索的拉力让他沉下船头。

现在轮到你工作了，鱼儿，他想。我会在转弯时抓住你。

海浪已经明显地上升了。但那是一阵适合晴天的微风，他需要这个来回家。“我只会朝南和西舵，”他说。“一个人永远不会在海上迷失，而且那是一个很大的岛屿。”

正是在第三个转弯时，他首次看到了鱼。他首先将它视为一道黑暗的影子，在船底下经过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几乎不敢相信它的长度。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不，”他说。“它不可能那么大。”但它确实很大，在这个圈子的尽头，它浮出水面，离老人只有三十码远，老人看到了它的尾巴。它比大镰刀还高，深蓝的水面上方有一抹淡紫色。它横扫而过，当鱼在水面下游时，老人可以看到它巨大的体积和有条纹的紫色。它的背鳍下垂，巨大的胸鳍张开。在这个圈子里，老人可以看到鱼的眼睛和两条灰色的吸盘鱼在它周围游动。有时它们会附着在它身上，有时它们会迅速游走，有时它们会轻松地在它的阴影中游动。它们每条都有三英尺长，当它们快速游动时，它们会像鳗鱼一样抽打它们的整个身体。老人现在汗流浹背，但不仅仅是因为太阳。在每个平静的转弯中，鱼都在拉线，他确信再转两圈，他就有机会刺中它。“要冷静，要坚强，老人，”他说。在下一圈里，鱼的口被拉出来，但离船还稍稍有一点距离。在下一个圈子里，它还是太远了，但它浮得更高了，老人确信再多拉一些线，就可以让它靠近。

他很早就已经准备好了鱼叉，鱼叉上缠绕着一圈轻便的绳子，绳尾系在船头的马桩上。鱼现在在它的圈子里，看上去平静而美丽，只有它巨大的尾巴在动。老人尽全力拉它靠近。鱼短暂地侧过身来。然后它重新挺直身体，开始另一个圈子。

“我把它挪动了，”老人说。“我那时把它挪动了。”他现在再次感到头晕，但他竭尽全力拉着这条大鱼。我把它挪动了，他想。也许这次能把它翻过来。拉，双手，他想。坚持住，腿。最后一次，我的头。最后一次。你从没退缩。这次我会把它翻过来。但当他全力以赴，开始在鱼靠近船边之前就用力拉，鱼只是被拉了一半，然后又挺直身体游开了。“鱼，”老人说。“鱼，反正你也会死。你必须连我也要害死吗？”他想，那样没有任何成就。他的嘴太干，说不出话来了，但他现在无法伸手去拿水。这一次我必须把它拉到船边，他想。我已没有多少转的体力了。是的，你还有，他告诉自己。你永远都行。

《老人与海》Asiaing.com

在下一个转弯时，他几乎抓到了鱼。但是鱼又重新调整了自己，慢慢地游开了。你在杀我，鱼，老人想。但是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未见过比你更伟大、更美丽、更平静、更高贵的东西了，兄弟。快点杀了我吧。不管是谁杀谁，我都不在乎。现在你的脑袋乱了，他想。你必须冷静。保持头脑清醒，知道如何像个男人一样忍受。或者像一条鱼一样，他想。“振作点，头脑，”他几乎听不到自己的声音说道。“振作点。”接下来两次的转折也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老人想。每次都觉得自己快要倒下了。我不知道。但我会再试一次。他又试了一次，当他转动鱼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快要垮下去了。鱼又重新调整了自己，慢慢地游开了，巨大的尾巴在空中摆动。老人承诺说，我会再试一次，尽管他的手现在已经软绵绵的，他只能偶尔看清楚。他又试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于是他想，他开始感到自己会倒下，但他还是要再试一次。他忍受着所有的痛苦和剩下的力量，以及已经消逝的自尊，他把这些都对抗鱼的痛苦。鱼侧身游着，温柔地游着，他的喙几乎触到木筏的甲板，开始超过了小船，那是一条长长的、深厚的、宽阔的、银色的鱼，紫色的条纹在水中不断地伸展着。老人放下了鱼线，把脚放在上面，把鱼叉举得尽量高，全身的力量，以及刚刚极力召唤出来的力量，都投入到鱼的身体后来推动所有他的重量。然后鱼复活了，带着死亡，他在空中展示了所有他的长和宽以及所有他的力量和美丽。他仿佛悬在老人的木筏上的空中。然后他粉栽进水中，发出一声大响，把老人和整个木筏都浇湿了。老人感到晕眩和恶心，他看不清楚。但他把鱼叉线放开，让它慢慢地从他生疼的手中滑过。当他能看见时，他看到鱼背朝上漂浮在水中，银色的肚子朝上。鱼叉的杆子斜斜地从鱼肩上射出，海水也因为从鱼心脏的血液而变得红色。起初水色是深蓝色里一片深暗的像浅滩。然后变成了一团云朵。鱼是银色的，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漂浮着。老人仔细地看他已经朦胧的视野中。然后他把鱼叉线围绕到船头的柱子上，把头藏在手中。“保持头脑清醒，”他靠着船头的木头说道。“我是一个疲惫的老人。但我已经杀了这条鱼，他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必须去做奴隶一样的工作。”现在我必须准备好绳索，把他捆在船边，他想。即使我们是两个人，即使把船沉了来载他，然后把水舀出来，这艘小船也永远 - 35 - 不可能..

(此处原文有部分缺失)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握住他。

我必须准备一切，然后把他带进来，好好捆绑他，安装桅杆，然后启航回家。他开始把鱼拉近，让他靠近，这样他就可以通过鱼的鳃和嘴巴穿过一根绳子，使他的头部紧贴船头。我想看看他，他想，触摸和感受他。他是我的财富，他想。但这并不是我想感受他的原因。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他的心脏，他想。当我第二次推动鱼叉时。现在把他弄进来，把他牢固地捆绑好，用套索拴住他的尾巴，再用另一个套索拴住他的中间部分，把他绑在小船上。“老人，开始工作吧，”他说。他喝了一小口水。“现在战斗结束了，还有很多苦活要做。”他抬头望着天空，然后望着他的鱼。他仔细地看了太阳。“现在不到正午多一点了，他想。而且东风正在起。现在所有的收线都毫无意义。等我们回到家，我和孩子会把它们接起来。”“加油，鱼，”他说。但鱼没有过来。

相反，他躺在那里在海浪中打滚着，老人把小船拉近到他身边。当他与鱼平齐，并让鱼的头部靠在船头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大小。但他解开鱼叉绳子绑在铁桩上，穿过鱼的鳃和嘴巴，绕过他的剑，然后把绳子穿过另一侧的鳃，再绕过鱼的嘴巴，打结固定在船头的铁桩上。然后他剪断绳子，走到船尾去套住鱼的尾巴。鱼已经从最初的紫色变成了银色，条纹的颜色与他的尾巴一样是淡紫色。宽度比一个人的手张开的手指还要宽，鱼的眼睛看起来像潜望镜中的镜子或者像宗教游行中的圣人一样冷漠。“这是唯一能杀死他的方式，”老人说。自从喝了水，他感觉好多了，他知道他不会离开，他的头脑清晰了。他现在的体重超过了1500磅，他想。也许更重。如果以每磅30美分算，我需要一支铅笔，”他说。“我头脑还不够清楚。不过我想迪马吉奥会为我感到骄傲的。我的手和背真的很疼。”我想知道骨刺是什么，他想。也许我们有骨刺却不知道。他把鱼绑在船头和船尾以及中间的座椅上。他太大了，就像系着一艘更大的小船。他剪断一截绳子，把鱼的下颚绑在嘴巴上，这样他的嘴巴就不会张开，他们可以尽可能地航行得更顺利。然后他竖起了桅杆，用作梭子的棍子和他的横桅装好，补丁的帆拉起来，小船开始移动，他躺在船尾上，朝着西南方向航行。

他并不需要指南针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他只需要感觉。

《老人与海》 贸易风的助力和帆的牵引。我最好用勺子在上面放一根小线，试着找点东西吃喝来补充水分。但他找不到勺子，他的沙丁鱼已经腐烂了。所以当它们经过时，他用鱼叉勾住了一片黄色的墨西哥湾海藻，并摇晃它，让其中的小虾子掉到船板上。他们有十多条，像沙蚤一样跳跃着踢腿。老人用拇指和食指捏断它们的头，吃下去，咀嚼着壳和尾巴。它们非常小，但他知道它们有营养，味道也很好。老人的水瓶里还有两口水，他在吃了小虾之后用掉了其中一口。考虑到种种困难，小船航行得还不错，他用舵柄夹在胳膊下控制着。他看得见鱼，只要看一看自己的手，感受一下背靠在船尾上，就知道这是真的，不是梦。有一次，当他感到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曾以为这可能是个梦。然后当他看到鱼从水中跃出，在天空中静止了片刻，然后摔下去时，他确定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无法相信。然后他的视力变得模糊，虽然现在他看得和以往一样清楚。现在他知道鱼和他的手不是梦。他的手很快就会愈合，他想着。我把它们擦干净，海水会愈合它们。真正的墨西哥湾的深色海水是最好的医治者。我只需要保持头脑清醒。我的手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工作，我们航行得很好。嘴闭着，尾直立着，我们像兄弟一样航行。然后他的头开始有些不清，他想着，是他把我带回来，还是我把他带回来？如果我把他拖在后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或者如果鱼在船上，失去了所有尊严，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现在他们被捆在一起航行着，老人想着，如果他愿意，就让他把我带回去。我只是通过诡计比他强一点，他并没有伤害我。他们航行得很好，老人用盐水浸泡着手，试着保持头脑清醒。天空中有高积云和足够多的卷云，所以老人知道海风会持续整夜。老人不停地看着鱼，以确定它是真的。距第一条鲨鱼袭击他还有一个小时。鲨鱼的出现并非意外。当血云在海水里蔓延时，它从水深处冒了上来。它上升得如此之快，而且绝对没有注意到，以至于它打破了蓝色海水的表面，出现在阳光下。接着它又落回海中，嗅到气味，开始游向船和鱼的方向。有时它会丢失气味。但它会再次找到它，或者仅仅留下痕迹，然后就朝着那个方向迅速游去。它是一条非常大的鲨鱼，它建造得像海中最快的鱼一样游动。除了它的颚之外，它的一切都美丽无比。它的背部像剑鱼一样蓝，肚子是银白色，皮肤光滑而英俊。它的建造方式和剑鱼一样，只是它巨大的颚紧闭着，就像它现在快速游动那样，呈现紧闭状态。在它紧闭的双唇内部，有8排牙齿向内倾斜。它们不是大多数鲨鱼常见的金字塔形状的牙齿。

这条鲨鱼形状像一个人的手指，当它们像爪子一样卷曲时。它们几乎和老人的手指一样长，两侧有剃刀般锋利的切割边缘。这是一种建造出来用来吃海中所有鱼类的鱼，它们如此迅捷、强壮，武装齐全，没有其他敌人。现在它加速了，因为它闻到了更新鲜的气味，它的蓝色背鳍划过水面。当老人看到它靠近时，他知道这是一条毫无畏惧的鲨鱼，会完全按他所希望的做。他准备好鱼叉，系紧了绳索，同时看着鲨鱼靠近。这根绳子很短，因为它缺少他用来绑鱼的部分。老人现在头脑清晰，充满决心，但希望不大。他想，这一切太美好了，不会持续下去。他看了大鱼一眼，同时观察鲨鱼靠近。他想，这可能只是一个梦。我无法阻止它击中我，但也许我能击中它。那家伙，他想，你的妈妈倒霉。鲨鱼快速地靠近，当它撞击鱼时，老人看到它的嘴张开，奇怪的眼睛和牙齿的咯咯作响，它刚好在尾巴上方的肉中前进。鲨鱼的头部脱离了水面，它的背部浮出水面，老人能听到大鱼上皮肤和肉被撕裂的声音，鱼叉猛烈地刺向鲨鱼的头部，正好在它的眼睛之间和从鼻子直向后的线交叉的位置。那里本没有这样的线。那只有笨重而锋利的蓝色头部和大眼睛，以及发出咯咯作响、猛烈前进的大嘴。但那是大脑的位置，老人攻击了它。他用沾满血的双手猛力刺向鱼叉。他毫无希望，但却有决心和彻底的恶意。鲨鱼猛地翻滚过来，老人看到它的眼睛已经不再有生气，然后它又翻滚过来，自己缠绕在两圈绳子上。老人知道它已经死了，但鲨鱼却不接受这一点。然后，它躺在水面上安静了一小会儿，老人看着它。然后它慢慢地下沉。“它吃了大概四十磅，”老人大声说。它还拿走了我的鱼叉和所有的绳子，他想，现在我的鱼再次流血，还会有其他鲨鱼。自从它被肢解以后，他不喜欢再看这条鱼。当鱼被击中时，就好像自己被击中了。但是我杀死了那条咬我的鱼的鲨鱼，他想。它是我见过的最大的dentuso（一种鲨鱼）。上帝知道我见过大鲨鱼。这一切太美好了，他想。我希望这现在是一个梦，并且我从未钩住这条鱼，而是独自躺在床上看报纸。“但人类并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我很抱歉杀了这条鱼，虽然我想。现在糟糕的时刻来临了，而我甚至没有鱼叉。dentuso是残忍、有能力、强壮和聪明的。但我比它更聪明。也许不是，他想。也许我只是武器更好。

“老人，不要想太多”，他大声说道。“继续航行，顺其自然。但我必须想，他想到。因为这是我唯一剩下的。还有棒球。我想知道伟大的迪马吉奥会不会喜欢我打中他的头脑？他想，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任何人都能做到。但你认为我的手和骨刺一样让我残废吗？我不知道。除了那次蝴蝶鱼在我踩到它并使我下肢瘫痪并带来难以忍受的疼痛之外，我的脚跟从来没有出过什么问题。”“想想一些愉快的事情，老人，”他说。“此刻你每一分钟都离家更近了。你因为失去四十磅而航行得更轻盈。”

他十分清楚自己抵达洋流内部时可能会发生的情况。但现在已无法再改变什么了。

“不对，”他大声说。“我可以把我的刀捆绑在桨桨的尾部。”

于是他把尾横杆放在胳膊下，把帆的绳子夹在脚下。

“现在，”他说。“我依然是老人。但我并非手无寸铁。”微风现在变得清新起来，他航行得很顺利。他只盯着鱼的前半部分，一些希望重新涌上心头。不报希望是愚蠢的，他想到。而且，我相信这是一种罪孽。不要想着罪孽，他想到。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了，不需要再考虑罪恶。而且我对它毫无理解。我对它毫无理解，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它。或许杀死鱼是一种罪孽。我想即使我为了维持生计和供养众人才这样做的，也算是罪孽。但其实一切事物都是罪孽。不要想着罪孽，为时已晚，有人会因此获得报酬。让他们去考虑罪孽。你天生就是个渔夫，就像鱼天生就是鱼一样。圣佩德罗也是渔夫，正如伟大的迪马吉奥的父亲也是。但他喜欢思考自己所参与的一切事物，而因为没有可读的文字，也没有收音机，他只能不断地去思考。你并不只是为了保持生计和卖给他人食用而杀死这条鱼，他想到。你杀死他是因为骄傲，因为你是个渔夫。你在他活着时就爱过他，他死后也一样爱着他。如果你爱他，杀死他并不算是罪孽。不是吗？“你想得太多了，老人，”他大声说道。但你享受杀死这条食人鲨的过程，他想到。他吃活鱼，就像你一样。他不是个食腐动物，也不只是个无止境的食欲，就像一些鲨鱼那样。他既美丽又高贵，对任何事物都无所畏惧。

“我是为了自卫而杀死他的，”老人大声说道。“而且我干得很漂亮。”此外，他想到，一切都以某种方式互相残杀。像捕鱼一样，在维持我生计的同时也削弱着我。男孩让我保持着生命，他想到。我不能欺骗-39-

《老人与海》亚洲网站 我对自己也太过自以为是。他弯下腰，拉起了鲨鱼割断的鱼肉。他咀嚼着，注意它的质地和味道。它又结实又多汁，像肉一样，但却不是红色的。它没有丝状物，他知道这将会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但是水中无法阻止它的气味，老人知道艰难的时刻即将到来。微风徐徐，稍微转向了东北方，他知道这意味着风不会停下。老人朝前方看去，但看不到帆或者船身、船上的烟。只有飞鱼从船头飞起，向两侧航行，还有海藻的黄色斑块。他甚至看不见一只鸟。他已经航行了两个小时，在船尾休息，有时嚼一口马林鱼的肉，努力休息并保持坚强。就在此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的第一条。“哎呀，”他大声说出。这个词没有翻译，也许只是一个人无意识地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人感受到指甲刺入手和木头的感觉时发出的声音。“加拉诺斯，”他又大声说。他现在看到第二条鲨鱼鱼鳍从后面浮出水面，通过棕色的三角形鱼鳍和摇摆的尾部动作，他识别出它们是铲鼻鲨。它们闻到了气味，变得兴奋，因为饥饿而愚蠢，它们在兴奋中找到并失去气味。但它们一直在接近。老人把帆绳系牢，夹住舵。然后他拿起插有刀的桨。他尽量轻轻地举起它，因为手在疼痛。然后他轻轻地张开和关闭手指，松弛它们。他紧紧闭上手指，以便现在能承受疼痛，不会退缩，然后看着鲨鱼靠近。他现在能看到它们宽阔、扁平、铲形的头和带白斑的宽阔胸鳍。它们是可恶的鲨鱼，臭气熏天，既是食腐动物又是杀手。当它们饥饿时，它们会咬击桨或船舵。就是这些鲨鱼会在海龟在水面睡觉时，咬掉它们的腿和鳍，如果它们饥饿，它们会咬击在水中的人，即使那个人身上没有鱼血或鱼泥的气味。

“哎呀，”老人说。“加拉诺斯。过来，加拉诺斯。”它们来了。但它们并不像鯖鲨那样冲过来。一条鲨鱼转身消失在船底下，老人能感觉到船在他拽着鱼时摇晃。另一条鲨鱼用着眼睛斜视着老人，然后迅速游过来，宽大的圆形下颚张开，准备咬击已经被它咬过的位置。鱼线从它棕色的头部和背部清晰可见，大脑与脊髓相连接的地方，老人把插有刀的桨刺入交接处，拔出来，然后又刺入鲨鱼的黄色猫眼中。鲨鱼放开了鱼，垂下身子，吞咽着它所夺去的东西，当它死去的时候。

船仍然在摇晃，另一只鲨鱼在损坏鱼，老人放开了帆，让船侧面摆动起来。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鲨鱼从下面游了出来。当他看到鲨鱼时，他俯身到一边，朝鲨鱼出手攻击。他只打到了肉上，鲨鱼的皮很硬，他几乎没办法刺入刀子。这一击不仅伤了他的手，还伤了肩膀。但是鲨鱼迅速冲上来，头部露出水面，老人正打在了它头顶中心的扁平部位，正好和它的鼻子贴在鱼身上。老人拔出刀子，再次对准同样的位置猛击鲨鱼。鲨鱼依然咬住鱼，老人刺向了它的左眼。鲨鱼依然咬住鱼。

“不？”老人说着，将刀子插入了鲨鱼的脊椎和脑子之间。这是一个容易的击中，他感到软骨被切断。老人反转桨叶，将刀子插入鲨鱼的嘴巴中撬开。他扭动刀子，鲨鱼松了口，他说：“走吧，加拉诺。向下滑行一英里深。去看看你的朋友，或者也许是你的母亲。”老人擦拭着刀子，放下桨叶。然后他找到了帆和绳索，帆充满了风，他调整着船的航向。“他们一定吃掉了他四分之一的肉和最好的部分。”他大声说道。“我希望这只是一个梦，我从来没有钓到过他。对此我很抱歉，鱼。这一切都错了。”他停下来，他现在不想看这条鱼了。失血过多，浸满水，鱼变成了银色矿石背景的颜色，鱼身还留着条纹。

“我不应该游那么远的，鱼，”他说。“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对不起，鱼。”现在，他对自己说。检查一下刀子的绳索，看看是否已经磨损。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块石头给刀子磨利。”老人检查了桨上的绳索之后说。“我应该带上一块石头的。”你本该带上很多东西，他心想。但你没有带上，老人。现在不是想你没有什么的时候，而是考虑如何利用手边的资源。“你的建议都很有用，”他大声说。“我已经厌倦了。”他将舵套放在胳膊底下，将双手都浸在水中，船驶向前。“老天知道那最后一击消耗了多少能量，”他说道。“但是现在船轻多了。”他不想想鱼身的残缺。他知道每次鲨鱼扭动身体的时候，都是在撕裂肉体，现在鱼身上留下了一条宽阔的海洋大道，让所有的鲨鱼都有了踪迹。“这个鱼足够一个人整个冬天吃的，”他想着，不要想这些。休息一下，努力让你的手恢复过来，以保护他剩下的部分。现在，我的手上的血腥味什么也不代表了，因为海水里满是鱼腥味。而且他们并没有流血太多。没什么重要的地方受伤。流血也许可以防止我的左手抽筋。我现在能想到什么？他想。“什么都不能想。我必须不去思考，等待- 41 -

《老人与海》 下一个来的是一条单独的铲鼻鲨。它来得像猪到槽边一样，如果一只猪有一张能让你把头插进去的嘴的话。老人让它咬住了鱼，然后用桨上的刀将它刺入脑中。但是鲨鱼向后退，刀片折断了。老人安定下来操舵。他甚至没有看那只大鲨慢慢沉入水中，先是真实大小，然后是小的，最后变得微小。这总是让老人着迷的。但是他现在甚至没有看它。

“我现在有了鱼叉，”他说。“但是也没用。我有两支桨和舵和短棍。”现在他们打败了我，他想。我年纪太大了，打不死这些鲨鱼。但只要我还有桨、短棍和舵，我就会继续尝试。他再次把手浸入水中。天色渐晚，他却只看到了海和天空。天空中有更多的风，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陆地。

“你累了，老人，”他说。“你内心很疲倦。”直到快日落前，鲨鱼才再次袭击他。老人看到棕色的鳍在水中鱼必定留下的宽阔路径上逐步接近。它们甚至都没有盯着气味，它们直奔着并排游向了小船。他把舵扣住，把绳索系牢，然后伸手在船尾取出了短棍。那是一根破桨的桨把，锯成了大约两英尺半的长度。因为握把的紧握，他只能用一只手有效地使用，并且他确实用右手牢牢地握住了它，在看着鲨鱼接近。它们都是加拉诺鲨。第一个鲨鱼必须先咬住，他想，然后击中它的鼻尖或者从头顶劈下。两条鲨鱼靠拢过来，正当他看见离他最近的那条张开嘴，把牙齿嵌入鱼身银色的一侧时，他举起棍子，用力往下砸在鲨鱼宽阔的头上。当棍子砸下去时，他感到了橡胶般的坚实感觉。但他也感觉到了骨头的坚固，他又一次重重地击打了鲨鱼的鼻尖，它从鱼身上滑落下来时。另一条鲨鱼已经多次来去，现在又张开了宽大的嘴巴再度接近。老人可以看见鱼肉从它的嘴角溢出，当它碰到鱼并闭上嘴时。他朝它挥去，但只击中了头部，鲨鱼看着他，扯开了肉。老人挥动着短棍——42-

《老人与海》亚洲网

当他滑走以吞咽并只击中沉重的实心橡胶时，鲨鱼再次向他袭来。

“加拉诺，加油。”老人说道，“再来。”鲨鱼冲了过来，老人击中了它，就在它闭上嘴巴的时候。他用力打了它，尽可能从高处用棍子朝它打去。这一次，他感觉到了大脑基底的骨头，并且在鲨鱼慢慢地撕开肉的时候，再次击中了同样的地方。老人等着它再次出现，但两只鲨鱼都没有露面。然后他看到水面上有一只在圈圈游动。他没有看到另一只的鳍。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指望击杀它们了。以前的话，自己或许能够做到。但现在，他伤害了它们两个，它们都不会感觉太好。如果自己能用双手持棍，肯定能击杀第一只。即使现在，他也能做到。

他不想再去看那条鱼。他知道它已经被摧毁了一半。

太阳在他与鲨鱼搏斗的时候已经下山了。“很快就会天黑了，”他说道，“到时候我应该能看到哈瓦那的灯光。如果我漂得太靠东了，我会看到某个新海滩的灯光。”我现在应该不会漂得太远了，他想。我希望没有人太过担心。当然只有那个男孩会担心。但我相信他会有信心。许多年长的渔夫会担心。还有其他许多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他已经无法再与鱼交谈了，因为鱼也被破坏得太严重。

然后他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半条鱼，”他说，“你曾经的鱼。我很抱歉我漂得太远了。我毁了我们两个。但你和我一起击杀了很多鲨鱼，毁了他其他很多。你曾经击杀过多少条，老鱼？你不是白白长了一支矛在头上。”他喜欢思考那条鱼，以及如果它自由游泳时能对抗鲨鱼的能力。他想，自己本可以砍掉它的嘴巴和它们作战。但那时没有斧头，也没有刀。但如果我有，而且能够将它绑在桨杆上，那将是一件多好的武器啊。那么我们或许能够一起对抗它们。如果它们在夜间再次出现，你现在会怎么做？你能做什么？“对抗它们，”他说道，“我会战斗到死。”但此时在黑暗中，没有闪光，没有灯光，只有风和帆的稳定拉力，他感觉或许自己已经死了。他把双手合在一起，触摸了一下手掌。它们并没有死，他能够通过简单地张开和闭合它们来感受到生命的痛苦。他靠在船尾上，知道自己并没有死。他的肩膀告诉他。

我承诺过捕到鱼后要做那些祈祷，他想。但我太累了。

那老人躺在船尾，舵手航向，并等待天空中的微光出现。他想，我抓住了他的一半。也许我会有幸把前半部分弄进来。我应该会有些运气。不，他说。当你走得太远时，你就违背了你的运气。

“别傻了，”他大声说道。“保持清醒，继续航向。你可能还会有很多运气呢。”

“如果有地方能卖运气的话，我想买一些，”他说。我能用什么去买呢？他自问。我能用一个丢失的鱼叉、一个破损的刀和两只受伤的手去买吗？“也许吧，”他说。“你曾试图用八十四天的海上生活去换取运气。它们差点就卖给你了。”我不应该胡思乱想，他想。运气有很多形式，谁能认得出她呢？无论用何种形式，我都愿意得到一些，付出他们要求的代价。他想，我希望能看到那些灯光的微光。我还有很多愿望。不过现在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他努力使自己更加舒适地航向，从自己的痛苦中，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死去。他看到了城市灯光的倒影，应该是晚上十点左右。起初，它们只是隐约可见，就像月亮升起前天空中的光。然后，它们平稳地映入他的眼帘，横跨着现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他航向着光，他想，现在，很快，他一定会遇到洋流的边缘。现在结束了，他心想。他们可能又会袭击我。但一个人在黑暗中没有武器能对付他们吗？他现在又僵硬又酸疼，他身上的伤口和所有受伤的部位因夜晚的寒冷而疼痛。我希望我不必再战斗，他想。我非常希望我不必再战斗。但到了午夜，他再次战斗，这次他知道战斗是徒劳的。它们成群结队袭来，他只能看到它们鳍在水中留下的痕迹，以及它们在鱼上扑腾时发出的磷光。他拼命击打它们的头颅，听到它们的下颌咬合声，和它们在撕咬木船时的颤动。他拼命地击打，但他只能感觉和听到，他感觉到有东西抓住了他的棍棒，然后它就不见了。他拽下舵柄，双手持着，一次又一次地挥舞着，砍下去。但它们已经来到船头，一起向前冲来，撕咬着在海下发亮的鱼肉。最后，一条来到了鱼头，他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了。他把舵柄挥向鲨鱼的头，它的下颌卡在鱼头的沉重部位中，无法撕开。他挥舞了一次又一次。他听到了舵柄声和鲨鱼扭动的声音。 。 - 44 -

《老人与海》Asiaing.com 打破了，他用断裂的鱼竿向鲨鱼猛冲。他感觉它刺入了，知道它很锋利，他又把它再次刺入。鲨鱼放开了，滚开了。那是来的最后一条鲨鱼。它们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吃了。老人现在几乎无法呼吸，嘴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是铜味和甜味，他一时感到害怕。但并不多。

他向大海吐了口水，说：“吃吧，鲑鱼。做一个梦，你杀了一个人。”他知道自己现在在彻底被打败了，没有补救，他回到船尾，找到了断裂的舵柄能够插进船舵的槽中，让他能够操作。他把袋子背在肩上，让小船朝目的地航行。现在他轻盈地航行，心里没有任何想法或感觉。他已经超越了一切，他尽可能地聪明地驾驶着小船回家。夜晚，鲨鱼们撞击着鲜肉，就像有人从桌子上捡起面包屑一样。老人没有理睬它们，也没有注意到任何事情，只专注于操舵。他只注意到现在没有什么重物了，小船航行得多么轻盈和优雅。她很好，他想。她没有受伤，只有舵柄。那很容易取代。他感觉到自己现在在洋流中，能看到沿岸的海滨殖民地的灯光。他现在知道自己在哪里，回家不成问题。无论如何，风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补充道，有时候。还有大海，我们的朋友和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只是床，他想。在被打败时，一切都很容易，他想。我从来不知道有多容易。到底是什么打败了你，他想。

“没什么，”他大声说道。“我出海走得太远了。”当他驶入小港口时，Terrace的灯已经熄灭，他知道每个人都已经上床睡觉了。微风稳定地升起，现在已经刮得很强劲。港口里很安静，他把小船划到了岩石下的一小块鹅卵石上。没有人帮他，所以他尽可能把船拖上来，然后踏下去，把它固定在一块石头上。他卸下桅杆，扎好帆，扛起桅杆，开始攀爬。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倦。他停下来看了一会儿，在街灯的反光中看到鱼尾根站在小船尾后面。他看到了鱼的白皮质脊椎和黑色的头部，还有突出的喙和中间的全部裸露。他又开始攀爬，在顶端的时候他跌倒了，躺了一会儿，桅杆横在肩上。他试图站起来，但太困难了，于是他靠着桅杆坐在那儿，看着路。一只猫在远处的小路上走过，忙自己的事情，老人看着它。然后他只是看着路。 -45-

《老人与海》亚洲索引.com 最后，他放下桅杆站了起来。他拾起桅杆，扛在肩上，开始走路。他走到小屋之前必须坐下五次。 在小屋里，他把桅杆靠在墙边。在黑暗中，他找到一个水瓶，喝了一口。然后躺在床上。他把毯子拉到肩膀上，然后盖在背和腿上，面朝下躺在报纸上，双臂伸直，手心向上。 早晨，男孩探头看门时，他已经睡着了。风很大，漂流船不会出海，男孩睡得很晚，然后像每天早上一样来到老人的小屋。男孩看到老人在呼吸，然后看到老人的手，他开始哭了。他悄悄出去去拿咖啡，一路上一直在哭。 许多渔民都围在小舢板旁，看着绑在船旁的东西，有一个在水里，卷起裤腿，用一根测量鱼骨的绳子。男孩没有下去，他以前去过，有一名渔民正在替他照看小船。“他怎样了？”一个渔民喊道。“在睡觉，”男孩喊道。他不在乎他们看见他哭。“不要打扰他。”“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正在测量的渔民喊道。“我相信，”男孩说。 他走进露台，要了一罐咖啡。“热的，加上足够的牛奶和糖。”“还要别的吗？”“不，之后我会看看他能吃什么。”“那条鱼太厉害了，”老板说。“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鱼。昨天你们捕到的两条鱼也很不错。”“可恶的我的鱼，”男孩说，又开始哭了。“你想要别的饮料吗？”老板问。“不，”男孩说。“告诉他们不要打扰圣地亚哥。我会回来的。”“告诉他我为他感到很抱歉。”“谢谢，”男孩说。 男孩端着热咖啡罐走到老人的小屋，陪着他，直到他醒来。有时看起来他醒了。但他又进入了沉重的睡眠，男孩跑过马路借一些木头来烧咖啡。最后老人醒来。“别坐起来，”男孩说。“喝这个。”

《老人与海》Asiaing.com 他把咖啡倒在玻璃杯里。老人拿起来喝了。

“曼奥林，他们打败了我，”他说。“他们真的打败了我。”

“不是鱼打败了你。不是鱼。”“不，真的。是后来。”

“佩德里科正在照看小船和装备。鱼头怎么处理？”

“让佩德里科把它切成小块用来做渔网。”“鱼叉呢？”

“如果你想要，你留着吧。”

“我想要，”小男孩说。“现在我们必须计划一下其他的事情了。”

“他们找我吗？”“当然找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都找了。”“海很大，小船很小，很难被发现，”老人说。他注意到有人可以交谈，而不是只会跟自己和大海说话是多么愉快。“我想念你，”他说。“你捕到了什么鱼？”

“第一天捕到一条。第二天捕到两条。”“很好。”“现在我们再一起出海捕鱼。”

“不，我没运气了。我再也没有运气了。”

“运气见鬼去吧，”小男孩说。“我会带运气来的。”“你的家人会说什么？”“我不在乎。昨天我捕到两条。但现在我们要一起出海捕鱼，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我们必须弄一支好的杀手鱼叉，一直放在船上。你可以用老式福特车的弹簧叶片做刀刃。我们可以在关那巴科亚把它打磨。它应该锋利，不要强化，这样才不会断掉。我的刀断了。”“我会再买一把刀，让弹簧打磨。”“我们还有多少天有大风吹过？”

“可能三天。可能更多。”

“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小男孩说。“你把手弄好，老人。” - 47 -

《老人与海》Asiaing.com “我知道该怎么照顾它们。晚上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觉到胸口有些不对劲。” “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男孩说。“老人，躺下吧，我给你拿洗净的衬衫和一些吃的。” “把我不在的那段时间的任何报纸都拿来，” 老人说。

“你必须尽快康复，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你要教我的东西也很多。你受了多少苦？” “很多，” 老人说。“我去拿食物和报纸，” 男孩说。“好好休息吧，老人。我会去药店给你买一些东西用于手部护理。” “别忘了告诉佩德里科，鱼头是他的。”

“好，我会记住的。” 男孩走出门，顺着磨损的珊瑚礁小路往下走，他又开始哭了。那天下午，露台上有一群游客，他们在看着水下空荡荡的啤酒罐和死去的梭鱼时，有一名女士看到了一根长长的白色脊椎骨，末端有一条巨大的尾巴，随着潮水起伏摆动，而东风则在港口入口处吹着重重的海浪。“那是什么？” 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巨鱼的长骨头，它现在只是等待随着潮水流走的垃圾。“蒂布隆，” 侍者说。“鲨鱼。” 他是想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鲨鱼有这么漂亮，造型优美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 她的男伴说。在路上，老人在自己的小屋里又在睡觉。他仍然趴在床上睡觉，而男孩坐在一旁看着他。老人正在做关于狮子的梦。 结局。 - 48 -

《老人与海》 Asiaing.com 厄内斯特·海明威，作家 •出生日期：1899年7月21日
•出生地：伊利诺伊州奥克帕克 •逝世日期：1961年7月2日（自杀）
•最知名作品：《丧钟为谁而鸣》 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包括《太阳照样升起》（1926年）、《永别了，武器》（1929年）和《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海明威朴实无华、不加修饰的写作风格变得如此著名，以至于经常被拿来取笑。他的英勇形象几乎和他的写作一样著名：他生活在巴黎、古巴和基韦斯特，喜欢斗牛和大型狩猎，并且担任过二战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1961年，他用猎枪自杀，从而使他自己的名声更加不朽。 海明威于195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有时被亲切地称为“爸爸”... 他的出生日期有时错误地列为1898年。根据《纽约时报》1954年的一篇文章，“在大多数参考书和他自己的谈话中，由于1917年早期他试图入伍时给出1898年作为他的出生日期，并且自那以后一直坚持那个日期”... 海明威的父亲也自杀了，于1928年用一支内战手枪射杀了自己。 作品 小说/中篇小说
•（1925年）《春天的洪流》 •（1926年）《太阳照样升起》
•（1929年）《永别了，武器》 •（1937年）《有的和没有的》
•（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 •（1950年）《跨越河流，进入树林》
•（1952年）《老人与海》 •（1962年）《年轻人的冒险》

- 年代 wikipedia) 上的《老人与海的亚洲之旅 • (1970年) 《海中的岛屿》
- (1986年) 《伊甸园的花园》 非虚构 • (1932年) 《午后的死亡》
 - (1935年) 《非洲的绿色山丘》 • (1960年) 《危险的夏天》
 - (1964年) 《一顿便饭》 • (2003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精选信件1917-1961》
 - (2005年) 《基里马扎罗山下》 短篇小说集 • (1923年) 《三个故事和十首诗》
 - (1925年) 《在我们的时代》 • (1927年) 《无女人的男人》
 - (1932年) 《基林雅马洛的雪》 • (1933年) 《赢家拿走一切》
 - (1938年) 《第五纵队和前四十九个故事》 • (1947年) 《海明威必读》
 - (1953年) 《海明威读物》 • (1972年) 《尼克·亚当斯的故事》
 - (1976年) 《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完整短篇小说》 • (1995年) 《收藏的故事》